

胡文敬集 明 胡居仁

钦定四库全书

集部六

胡文敬集

别集类五

明

提要

臣等谨案胡文敬集三卷明胡居仁撰居仁有易象抄已着录居仁本从吴与弼遊而醇正笃实乃过其师遠甚其学以治心養性为本以经世宰物为用以主忠信为先以求放心为要史称薛瑄之后惟居仁一人而已居仁病学者撰述繁芜尝谓朱子注叅同契阴符经皆可不作故易传春秋传外于经书皆不轻为之注讲授之语亦惟居业录一编诗文尤罕是集乃其门人余祐网罗散失而成虽中多少作然近里着已皆粹然儒者之言不似其师吴与弼书动称梦见孔子也

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校上

总纂官 臣纪昀 臣陆锡熊 臣孙士毅

总校官 臣陆费墀

●钦定四库全书

胡文敬集卷一

(明) 胡居仁 撰

○书

奉于先生

生日壬申岁沐先生教育似乎愚蒙稍开善端不昧癸酉拜别之后日以四书春秋温习冀或少有所进但气质凡庸又无师友之助兼以家贫亲老于科举之业既不获专精治心修身之学又不知所以用力是以昏昧愈甚日用常行之理一无所见况敢望其有日进之功乎甲戌冬将小学习读畧有所感于是往受教于临川吴先生之门乃知古昔圣贤之学以存心穷理为要躬行实践为本故德益进身益修治平之道固已有诸已是以进而行之足以致君泽民退而明道亦可以传于后世岂记诵词章智谋功利之可同日语哉某自知昏昧不足以与于此然亦不安于自弃而为下民之归是以不胜戒惧力将诗书易礼勉强翫索而日用事亲接物之间亦不敢不尽力于所当为深恨不获面会以求质正今岁因家尊久疾不敢远游故在鸦山习学拟来岁复游吴先生之门但不肖之质不知终能有所进否又闻先生所寄家书及寄邑宰李公书皆齿録贱名七月初一日邑宰到本都万方令人召见某尝谓灭明非公事不见子游而先儒谓其有以自守而无枉己徇人之私虞人以非其招而不往孔子取之孟子亦曰往见不义也不肖固不敢自附古之贤人而守身之法亦不敢不以圣贤为法是以有违邑宰之命想邑宰之明必不深责但不肖所为不知果当于义否幸先生有以教之敬附邵子击壤集奉呈京中凡有先儒书籍如程子遗书朱子语类伊洛渊源晦庵文集等书皆发于义理切于人心有志圣贤之学者不可不求也闻国子监有板未知真否若的有板可以入印烦报数字即附买纸印毕分赐万幸某去岁往建阳书坊买求止有晦庵文集即今刊板未完其余诸书皆无又附小诗于后幸望采纳

寄于先生

先生在任以文学清谨见称政事之间亦望勉力程子云一命之士苟存心于爱物于人必有所济况先生乎去岁辱惠书皆蒙过假褒美拜读之余愈增悚惧先生又过自谦抑谓聪明不及于前时道德日负于初心在先生岂有是哉正所以悯居仁之昏惰而以是警教之也敢不拜教居仁因奉教言以自省所以致此者良由主敬功疎故日用之间身心纷扰志气易昏苟能敬以直内则心存理明岂有此患哉程子曰唯一于恭敬聪明睿智皆由此出朱子曰唯敬则聪明居仁所闻如此敢请质于函文也

复于先生

伏闻先生力学不已廉谨自守为国为民之心久而益切敬仰敬仰生窃以为人之有生均气同体固无物我彼此之间况上之于民尊临抚育有父子之义故贤君忧勤惻怛所以爱民如子者非出于强为也彼其视民漠然而无干者亦以为欲所汨失其天地之心且如康诰言如保赤子一句人谁不读实能体此者寡焉如此读书虽读万卷何益若上之忧民真如慈母之爱赤子则凡以安其生防其逸新其德者无所不用其至矣然非得贤才讲究条画亦无以尽施設之方也故古之为政者以修身为本爱民为重求贤为急又蒙教翰言居仁于父母之丧葬能尽其礼拜读之余愈惭愈惧自念学力疎浅操存不密违礼甚多过后悔悟追回不及自今以后再欲改过庶全人道以求无辱于亲不知果能如何又念道自宋儒去后不胜寥落自元及今儒以训诂务博为业以注书为能传道使世之学者浅陋昏昧无穷理力行之实此有志者不能不以为忧也康斋先生前年十月捐馆未审知否某僻处穷乡难得书籍闻京国多书困于贫乏不能往求如遇有圣贤遗书更望赐焉

又奉于先生

窃谓人之本心全具此理苟全体不亏则大用不乏故庶事虽繁应之自无不足天下虽大治之自然有余但人资禀或偏私欲锢蔽故本心遂昏不能烛天下之理应天下之务矣是以大学始教以穷理修身为先然后家齐而国治也先生积学二十余年今始见用此心此理固已昭然但当竭忠尽力果敢以行之刚毅以断之使平日所学者不托之空言而见诸行事将见人民感服名节益彰此某惓惓之望也苟或处事有失则补过实难名节一亏则悔吝必至不惟有失民下之心亦且有辜乡邦之望谅先生之贤决不至此但戒惧之意亦古人不敢忽也某即今僻处礼吾愚拙益甚盖緣身心无存养之功故学问无得力处也今岁四方朋类渐至人数二十以上但才德疎寡训导无方不能有益于人惭惧愈甚也

又奉于先生

人在世间做得本分事业者亦难矣先生之心无愧于古人致治之基本在此矣但不忍人之心又须有不忍人之政方为本末兼尽为政以得人为先观先生左右在公者少有忠直之士恐聪明蔽隔虽有仁民爱物之心下未必被其泽矣聽得逆耳之言方能来忠直之士谄佞之人不可信也不举贤才不可为季氏宰况大郡乎下官下吏皆当择人而任之但进退之权不在先生亦当赞相长官喜得王侯聪明英杰若积其诚意以父兄之礼事之未必掣肘下官下吏有贤能者褒荐礼待不才者当退之纵不能退亦当戒之先生颇有自善其能之意此拒絶言路之端禹闻善言则拜孰不乐告以善哉诸葛孔

明言有能攻亮之失乃爱亮也朱子为太守出榜招人来言缺失古人有求言乞言之礼后世何尝见有此人切不可言古道不可行于今今先生有此仁心百姓皆仰戴逖迹皆闻风岂不是古道可行择官不由己吏可择矣里长不可择老人可择矣粮长难得贤能亦当择忠厚淳良者若纲纪法度不立只去听讼有几多精神居仁受先生恩厚不敢不尽诚悃

寄潘友

周子曰道义者身有之则贵且尊人生而蒙长无师友则愚是道义由师友有之而得贵且尊其义不亦重乎其聚不亦乐乎居仁尝窃诵此而知道义之贵不可不求师友之重不可不笃庚辰岁与阁下共学阁下学博而才敏长于予者四岁重厚静密过于予居仁是以敬慕而欲取以辅仁焉又期共进于远大之业别后倏觉五年想阁下学益日进操益日坚矣居仁抱不逮之资独无师友之助悠悠度日甚惧湮没已在山中结庐自学但觉操持不密身心昏怠有负夙志耳今因仁里徐君谦携琴访于敝庐敬奉尺牋以通音问鄙拙不文不能委尽情谊更望益勉所学以进于圣贤之道为幸徐君甚豪爽居仁具告以古人为学之意渠自言回家奋志进学果能尔亦足以激励后学更望辅翼为幸但其威仪略麓亦望检摄仁里或有后进可进于善者便当开示以圣学门庭庶使吾道不孤刘友操未知其所进如何可勉励之无使废坠会晤无期徒增耿耿耳

谢苏章文简兵部主事

迭山谢氏曰士屈于不知己伸于知己夫不知己则指善以为恶目正以为邪此富韩被黜于荆公汝愚受诬于侂胄夫知己者德合道同言契气合不以生死利害而有间故祁奚解叔向之囚霍谖雪范滂之狱居仁才孤学寡薄行凉凉官吏不知吾之本心仇人过诬吾之罪恶利欲盛而天理微宜乎屈而不伸也虽然求其无愧于在己者而已岂以外至者为荣辱哉易曰困而不失其所亨此也今阁下乃能悯吾困辱而解其罪非知己者能如是乎然亦非私于居仁之一身以合下学识之明处心之厚不得不然尔居仁亦不敢以一己之私情为谢惟阁下持是心以自勉以古道自期益广其所知益笃其所行居仁得以少助其讲论切磋之益阁下有自成之功此所以为谢也

复汪谦

窃谓道非学不明学非道不正盖学所以明道苟不明道又何以学为哉然此道也原于性命具于人心见于日用但人之生也气稟有拘物欲蔽之故失其性命之真丧其

本心之善而于日用之间无非私意妄作甚则陷于禽兽之域者有矣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是以古昔圣贤恂栗戒惧存养于未发之前使是道之体昭然于方寸之内精一谨独省察于已发之际使是道之用流行于日用事物之间极其至也与天地同其大造物同其功岂词章功利之可拟哉昔孔子之所传颜曾思孟之所学皆以此也及孟子没而失其传者千有余年周子发其端于程子遂扩而大之朱子又集而全之故吾道遂大明于宋焉西山真氏亦庶几乎此也元之鲁斋许氏虽其道德之全未及于宋观其所行端悫务实亦非世儒训诂之可比也此外诸儒皆以考索为足以明道批注为足以传道求其操存践履之实者盖寡焉若双峯饶氏公迂朱氏已不免此弊其流至于陈氏吴季子等则其口语乱道其不得罪于圣门吾不信也但其纂组钩摘有便于人之口舌故幼学之士皆悦而尚之其害为尤甚也居仁思与天下豪杰之士讲明而践行之刊落浮华一趋本实庶有以革其弊但力学疎浅终不能遂也今宪府潮阳李先生有见于此即文公旧日讲道之所重复作兴此正斯文复盛之秋豪杰奋励之日而足下已与其选必将用力于圣贤之学以明斯道者复蒙见谕区区之出处然此事但当揆之以道决之以义亦非居仁之所敢适莫也

复南康何浚太守

窃闻盛帝明王所以建立人极扶植生民未始不以贤才为急其所以作兴人才造成后进又必以学校为先苟贤才不立虽有仁民爱物之心孰与行之学校之政不修而欲造人才成善治兹亦难矣故唐虞三代之治所以雍熙悠久者本于斯焉如尧舜命司徒惇五典三代明庠序学校之教具见于经传可考而知也若吾夫子集羣贤之大成以垂教万世者至为详尽然自汉以后在上者虽或建学而无教养之本为学者徒守章句而不知进修之方其人才之不如古宜矣尚望其及于隆平之治哉呜呼所谓君子不幸而不得闻大道之要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泽者可胜痛哉幸而周程张朱数君子者出焉大明圣道然后士之有志于学者始能脱乎章句之陋以求造圣贤之域志治者亦有不屑汉唐智力之末而欲尧舜其君民者皆数君子倡道之功也今去数君子已远口语词章哗然以眩于世利禄之诱汲汲以夺其心不有好古信道之君子孰能起而正之哉今宪潮阳李先生与贤执事好古笃信即先贤故居文公旧日讲道之所重建学宫招至四方贤俊共明圣道为国家崇建人文之本育才论秀之实将使士气大振贤才聿兴所谓恺悌君子遐不作人者复见于今日矣去岁金宪先生辱枉下顾今者贤侯善辞令厚币帛重烦郡学司训降临衡茅然此聘贤厚礼居仁愚陋曷足以当之但礼意已至有不得辞焉者是以不胜悚惧对使拜受俟瞻养老母趋拜黄堂以图面谢

与丘时雍

昨蒙见示陈公甫诗诵读之余令人情意浩然夫公甫资性英明才气高迈抱负宏大居仁所以深为公甫喜也观其诗皆雄才大略之所发其体律句语又皆高切古健靡不有法岂其以此为重而用心乎抑以此为末而不为所累乎夫人之心虚灵不测函具万理必其无一毫之累乃能与天地同其大故仆之所以望于公甫者在此而不在彼也

奉罗一峰

道之在天下者未尝一日无所以有明不明者由人之学不学也然世之学者不少而道卒无以复乎古昔之盛者由其所学有正不正用功有真不真也以不真不正之学虽倍其功而无益其害于世也必矣自宋儒既没正学不传士风颓靡间有英才豪杰有志于此者然以信从者寡终无以振起斯文丕变士风也伏闻先生有志于此未知其详近日得会丘董二公具道先生处心行己之要又获覩佳翰遂此推求而知所志不凡任道甚力居仁不胜忻跃正叹今世乏此等人品不意得生同时何幸如之岂但托交而已哉意者天悯斯道之孤生此豪杰共任倡兴之责欤即欲趋拜未知能就道否兼以贱体痼疾故谨裁书并疑义数端專人赍奉其余欲求正者甚多尚期面晤不尽述也

窃疑程夫子朱夫子俱传圣人之道其全体大用无不同者然其工夫造极亦不能无大同小异处如程子言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朱子又作敬斋箴又言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进其知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愚意此圣贤千百世为学之要法程朱能用力如此故其工夫全体道亦全尽非诸儒所及然细推之则程子涵养功完故践履极其纯正朱子穷理翫索功密故文理极其纖悉此造德亦各有所极而不能无少异也未知是否

窃疑朱子没其门人亲炙朱子日久尚未甚失然训解渐烦实体之功少矣再传则流于口语遂失其真也自是以后儒者多是穷索文义以博物洽闻为学仅有西山真氏知居敬穷理故学虽博有本体工夫鲁斋许氏不务辞说故学虽未极全体而践履确实吴草庐初年甚聪明晚年做得无意思其论朱陆之学以朱子道问学陆子尊德性说得不是愚以为尊德性工夫亦莫如朱子平日操存涵养无非尊德性之事又观其德性箴何尝不以尊德性为重乎但其存心穷理之功未尝偏废非若陆子之專本而遗末其后陆子陷于禅学将德性都空了谓之能尊德性可乎未知是否

窃疑日用间工夫最怕做得不真第二则怕间断近见语类中有做主敬存心工夫不得其要遂入于禅学者又有不知主敬存心广览博记遂成博杂无以贯通乎体用之

妙者又有恃其才气刚大自谓能任道力行不知圣贤操存省察之要终为一节之士者又有气质温厚恬淡自能涵养工夫不知戒谨恐惧之实者又有工夫间断卒无成得者又有兼好诗文遂为所害造道不纯者大抵要传圣贤之道须实有圣贤工夫稍有所偏便为全体之害故不真者多害道间断者无成功未知是否

窃疑先儒言为政不法三代终苟道也居仁尝思须要有圣贤之学方做得三代成程子言有天德便可语王道是也三代以下汉唐宋为盛唐之人才驳杂无可与议此者汉之人才大概近古如董仲舒诸葛亮庶几乎此然董仲舒本领纯正才力恐有未及孔明才力可为纯正不及者伊周事业大抵难若宋则人才之盛三代治道乃所优为惜乎不曾收拾来做也今之人才寥落特甚此有志者所当益修其过不遇则在时也未知是否

右疑义管见所窥测窃恐工夫未足不能无差因书求正高明辩以示教为幸

与辜颢

所贵乎士者以其能立于斯世而不失其所守也故充达之则德业之盛屹乎若太山之高浩乎若沧溟之深炜乎若日星之炳久而为圣为贤者盖以其始能不失其守终能驯至其极也故朱子曰能知为士之道则知为圣之道苟或一失所守则制行顿亏本心遂丧甚则贪昧苟且读书益多讲究益广无以有诸己矣况能臻其极乎某尝观古人于富贵贫贱之间穷通得丧之际确然自守而无骄淫苟谄之意者心窃慕之况同世之士乎伏闻足下明达贤良恬然自若虽遭遇通显略无骄溢之意必其中之所守有大过人者某以故欲致愿交之心但贵贱势隔不敢妄自进于门下于去岁始得一赐接见覩德容而听言教受益实多至今未尝忘于怀也但某资性愚弱用功疎浅几于湮没而不能自拔矣向蒙邑宰李公不知某之不肖特赐眷爱命于社学恳辞再三未蒙回允夫以某之愚钝疎懒困于蓬茅老于林壑正其宜也至于出入公门滥名师职岂所愿也伏望明达矜察愚情于李公处特烦片言得遂鄙志感德为何如哉迭山谢先生云士屈于不知己伸于知己敢布腹心

答进邑大尹

先正云爱民之实当择守令之贤则守令者实民命所赖非才德备者不足以当之而明执事居此岂非生民之幸乎居仁抱愚守拙无用于世辱蒙眷问赐以厚礼不胜铭感于同府乃居仁春秋师又兼世姻冬初回若得面会当达尊意

与刘用光

春秋大义在于安中国治四境廉州濒海而阻山兄今守此施惠泽以及吾民者固有道矣而猺獠恃其山溪洞穴之险不习中国礼义之俗盖因风气偏僻故稟气亦偏习尚恶陋先王因其如此故攘而却之守而备之使之各安其所不得以扰吾民猾中夏而已苟吾民安吾兵精吾备严彼自不敢来犯设若来犯亦当速攘之而不可缓或严兵以威之或设奇以胜之或藏伏以击之或据险以邀之或登高以压之或设疑以乱之贵在谋之审而行之勇也亦须示之恩信使知吾无害之之意彼必畏威懷德各安其分无覬覦之心也先儒云御蛮夷之道以守备为本不以攻战为先尤为切要也虽太守之职在于抚民然文武全才亦豪杰之所当尽者敢并及之

寄张廷祥

去秋姚悌回言尊兄今岁开学西山未知的否今之学者切实为己者甚少若非主教者真体实践以开圣贤门路指示圣贤工夫后学如何下手舒冕别后有音问否不知亲函丈时如何教他做工夫门下更有可望者否大抵人之为学易偏苟无真儒为之依归则高者入于空虚卑者流于词章功利是以依乎中庸为难且好高妙厌卑近好奇异厌平实喜宽纵惮绳检此学者之通病又有以智计处事以为有才反流于诈妄者伏望尊兄裁节杂冗専以修身讲学为事庶使有志者有所宗也闻门下有欲入广游者岂非厌此之卑近喜彼之高大欤又闻老夫人欲往邵武兄欲随行此亦当以义裁之老人年高气衰闽有岚瘴尤非所宜古之致女者多是遣使达命以尽恩意若命子弟以礼物致意岂不胜于劳动老人溺爱而往乎陈刚书来言新创学屋于梧岑居仁拟此月尽去一游若得吾兄来彼一会为幸此人安贫守道亦世所难当扶持奖励以成其德也文灏亦有志之士纯笃颖悟望老兄与进是幸居仁贱疾比旧日为安矣但学业未有精进尚未敢无所事也

与陈大中

初七日蒙送至高方而别晚经严方分水岭瞻览雄岚诸峰高耸端圆磊落纵目怡情惜不得与大中共之暮投塔水吴当杰益之家款礼备至亦可谓北道主人矣初八日偕杰益同游五彩山至牧阳而别午歷李梅瞻眺诸峰候大中至再与徜徉初九日早抵家噫居仁所望于大中者不浅大中所以自任不轻必存心极其密察理极其精方可深造乎道也

与江深

不学圣贤则学无归宿功名利禄既非立身置足之地虚无寂灭又非穷理修身之道此所以不可舍此而就彼也进为之方圣贤方册已备在人体验何如耳四书外惟近思录亲切不可不读

与戴太守

居仁游瀾辱公礼际之厚自媿愚陋无以答德意万一每思及之欲发一言以达愚诚又无便使今谨裁书烦司训虞君附呈夫古之君子进则救民退则修己其心一也盖修己者必能救民救民者必本於修己后世此道不明居位者不本于修己而以才智计谋为治仅至小康而已若夫修己者则其公平正大之心昭格无间信于上感于下不待教令之出而民已向化矣况其发政施仁之际如雨露霜雪何物而不被哉虽或为权势所制不得尽施而其心固已协于神明孚于民庶誉于士类播于远近传于后世如此则爵虽不进而身益荣矣居仁向在贵郡与公相接之久知公才识足以有为绍兴利疾公已能察知伏惟以公平正大之心据天理以处事凡政之有益于民者有關於教化者悉举而行之有害民伤化者悉除而去之公之高明固不待愚者之言然感公之厚德非言以陈善又不足以报也但居仁识浅不足以深知公之蘊心术隱微之间惟明公自察自省以尽古人修己治人之道幸甚

寄张廷祥

此道理与生俱生有一毫未尽便是欠缺了自家底故提警扶持全有賴于吾兄窃观圣贤之教虽多不出于存心处事存心以敬处事以义敬义立而德不孤看来后人处事多是智计才识未尝有义以方外之实学故获禽虽多终是诡遇此处见得分明则王道伯术判然二途而不混矣尊兄于此諒察之已审但愚昧之见亦欲质于高明也

寄周时可

居仁今蒙二司大人延请入白鹿洞自揆才德疎薄不足以倡兴斯道今之士子汨于功利恣然志于正学者甚少蒙遣武平舒冕从刘文纲受经毕业后复从居仁游与同入白鹿月余方归后生辈如此人之志亦不多见此皆时可作兴獎拔之功也希贤室不知谁做闻是先生命名不知是否今已无存文会堂亦无存今欲修洞志追述其事望回

示本末为幸洞中少书籍望广求入洞以嘉惠后学幸甚昔朱子虽升去浙东提点犹拳拳于此遗钱命后人兴理先生之心亦然故以为请

奉张廷祥

武平舒冕来从先生游吾道中得此人有可望者尊兄开示其用功之要幸甚今之士习不美只縁科举功利害之能脱此累者又皆过于高妙沦于空虚其所以正人心振士气其责岂不在吾之廷祥乎

与艾崇德

闽之舒冕来从张兄游所以辅仁责善尽丽泽之益有望于足下及周君镐管君瑞刘君希孟白鹿洞亦望贤辈连茹而来表率士类

荐陈大中

窃闻先觉者后学之所效益友者众人之所亲今洞中人才渐集居仁一人难以独教有进贤县辛卯科举人舒刚因为母老不忍远仕常年在家进学训迪后进其人安贫守道望礼请到洞则后学有所熏炙士风必振贤侯作兴之功斯为至矣

寄丘时雍

饶城晤会之后又蒙教翰见喻又以诗赠从游之士感荷不胜盖君子修己诲人出于中心之诚故如此也又蒙示以君子有教无类不可有所择此先生之盛心居仁所当佩服然其以慕道之心而来者固当欢然乐得其人岂论其类哉若其心本非慕道只因见上司作与为利禄而来者教之以善则不听导之以德则不从成羣作队习为怠惰放肆之行见利则争闻义不服壞文公之教反玷上司作兴之盛意若此者尊兄将何以处之乎外人闻此必将誼起谤议又将何以自解乎是以居仁益忧益惧恐教无所施也尚頼尊兄与廷祥张兄力赞其事上司诸公亦有尚德之心故某暂可居洞以俟贤才之集夫谨其始尚恐不能保其终况不谨其始能保其终乎居仁蓋欲不为拙工改废绳墨开圣学门庭以来豪杰之士若汨于举业但招得一等凡才不会做举业底人来聪明敏达能做举业底人都不来矣能举业之人尚不屑至英迈超卓之人尚肯至乎如此则文章尚不能得上者况道德乎其必自坏其德业况能成就人之德业乎若崇道德举英才振士气则四方豪杰必将渐至迟以数年将见人才辈出又何患洞之不兴乎兴洞之法

无出于此者欲望时雍条具此意以达于诸公扶持名教高明之本心故以此为请不知吾兄即今工夫如何进德修业必益不倦古之人进则救时退则修己必不虚过一生以兄之才识进道不已何可量哉况道在日用无时无处不是吾人进学处但要存心省察如事亲则在事亲上察道理接宾客便从接宾客上察道理读书便从读书上察道理是者行之非者去之圣贤工夫不出于此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古之圣贤固不求功名功名未有大于圣贤者

奉夏宪副

窃思古之学校所系甚重凡国家之事无不出于学者非惟举用贤才出于学虽行兵出师亦受成于学也盖以政由教出治以道明故士之所学者无非修身致治之道上之所行者无非学校所穷之理也自汉魏以下学校之教不过以训注记诵为业未尝即物以穷天下之理故无修身致治之具上之所用者非得乎明德致治之人如萧曹房杜等号称贤相然亦以其智谋才力之长其于天下之事不过补其罅漏修其缺坏岂能事事物物尽其当然之则使生民各得其所乎程子谓其未尝以道治天下不过以法把持是也至宋之时安定胡先生能知乎此故立经义斋治事斋以教学者凡治民治兵水利算数无不讲究其后关洛诸公继出故格物穷理之学修身治世之道焕然如出三代之上居仁质虽愚弱窃有感焉每欲学之而未能也向因家贫饥旱穷究水利编集成篇特以身居下贱未能推行痛念乡邻贫困家人无以为生谨此上呈虽曰救时之急亦所以示学者使知即事穷理不专为纸笔无用之学也所以呈于先生者以先生儒道宗主使人知学校之重也

与娄克贞

前岁辱书示教未能领悉欲面罄而无由然天下古今之道一也固无彼此之殊惟其是而已矣孔孟程朱所以异世而同符某每与同志讲论不敢辄有雷同者亦欲求其是而合于一也岂敢彼我相高而为自私乎但世之君子往往过于高妙以为卑下而不取窃观圣贤之学无不在乎实地上做故程朱与当时议论每以好高为戒也

复张廷祥

去岁辱惠书开示为学之要盖恐某学有所偏而欲救正之所感多矣又蒙欲与罗先生下顾此某所当趋拜先觉以求正者反辱垂念怠缓之罪何可逃也某不肖妄意为学工夫浮华卒无所得近年以来稍悟前失欲求精切用工不幸疾病来侵几死者再至

今气体虚乏不知何日得遂趋见之愿也承谕公甫书蒙克贞兄示及某因得反复思绎窃窥其一二夫公甫天资太高清虚脱洒所见超然不为物累而不屑为下学故不觉流于黄老反以圣贤礼法为太严先儒传义为烦赘而欲一切虚无以求道真虽曰至无而动如以手捉风无所持获不若日用间且从事下学外则整衣冠正容体蹈规矩谨进退内则主一无适使无杂扰庶乎内外交养静则可以操存使大本自此而立动则可以省察使达道自此而行夫道本人所同有公甫曰至无而动莫实于理公甫曰致虚所以立本此皆不可晓也望将此意附达公甫以公甫之高明必能自省庶几正学可续愚见如此未知是否

复宪使陈文耀

程子曰古之时公卿求于士后世则士求于公卿盖公卿求士所以乐善好义之诚故四方莫不感化贤才莫不登用而治道隆矣士求于公卿则廉耻之心丧而世道降矣居仁人微学寡僻处穷乡苟安愚分虽乡党富势犹不敢有求况公卿大人乎今蒙大人怡然忘势以礼愚贱有古公卿之风无愧于程子之言也感激不胜谨此申谢伏望以此谦光之德广访求之道则贤于某者亦将以类而合区区愚陋又安足以副贤君子知人之明哉

谢夏宪副

一阴一阳之谓道故圣人作易以明之以事而言则善为阳恶为阴以人而言则君子为阳小人为阴故圣人所以扶阳抑阴者惟恐君子之道不长小人之道或盛也其于阳长之卦曰复曰临曰泰曰大壮曰夬所以深致其扶持喜幸之意其于阴长之卦曰姤曰遯曰否曰观曰剥所以深致其忧惧戒抑之心某非能有君子之道也蒙先生以君子之道待之故不敢不以此为言而先生所以眷顾于愚贱者亦欲君子之道长也所以为世教者深矣所以开示学者为善之方至矣所赐伊洛渊源拜读未能释手感戴之重何止拱璧

谢陈金宪

伏闻天命之性纯粹至善循之则治失之则乱此致治者之所不敢忽也然是善也一念发于心为甚微达之天下无不足盖贤才以类合而从民庶以观感而化惟公好善由乎中心出治之本其在此乎某非能有善者也蒙公之好如此况实有是善者乎然则不善者其有不畏者乎推而行之宪纲其有不振者乎此某之所以且感且幸也

答本县请乡饮

国朝举行乡饮其礼在于养老尊贤其德在于化民成俗其制作出于圣人之手遵行在于司牧之贤举兹盛礼召及愚儒非敢为长往过中之行怀沮溺忘世之心顾德不足矜式羣类言不足开示周行疾体久羸未能奔赴伏望贤明俯垂仁恕

与罗一峰

往岁质疑于左右未蒙正其是非窃自疑其词义猥屑君子所不取诚意未至君子所不受或尊意未察以居仁托病自高而抑其僭妄方将自反续后闻知四方士友以为先生非徒不鄙反以警示学者先生之心固广大无私矣但居仁不得以消闻过之渴也然天下之言有不得已而言者有得已不已而好言者亦有不知其理而妄言者好言与妄言虽智愚不同其私则一也惟不得已而言者乃当言也非私也居仁所以进言于左右者以非左右之公不能受非左右之明不能择非左右之贤不能发扬以及后学今先生望重四方为学者宗仰道之兴废所系先生固不可不自重其任而居仁亦不得不与先生明辩以求至当之归也所欲言者具陈别纸惟高明采择幸甚伏闻兴创金牛洞以教学者不胜欣悦其立教规模量必膺合古意然洙泗授受具见论语河洛授受具载遗书文集紫阳授受具载语类文集此皆先生所素讲者惟体验而力行之以开圣学门庭则英才类至道之明也可冀学之传也可久而泽流无穷矣居仁俟疾一愈即来观光而少赞于下风焉伏闻先生作易经集说不知尊意所在愿附一本见教昔朱子注书多与朋友讲论盖易之为书始于伏羲成于文王周公备于孔子而明于程朱所以然者因风气不同世变不一太古之时世质民淳只用卦画以示吉凶而开物成务利用厚生辞不系可也至文王周公之时则世故渐多情伪百出德不可不正辞不可不系故曰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然须知文王周公所忧患者何事至孔子当周末王教不明世道益下其所忧者又非文王周公之比故十翼之作不得已也与拭泪而作春秋同意至孟子以后诸儒妄以己意穿凿溺象数而不知求理循流而不知求源遂失圣人之意程子忧且惧矣故作传文然后体用一源显微无间而易大明矣朱子又推本伏羲文王立卦系辞之本义使古今一贯非以程易之未善而更作本义也愚意易之书具于未画之前明于既画之后因世变风气而有详略所谓随时变易以从道是也羲易者太古之易也周易者中古之易也孔易者末世垂教之易也程易者今世当用之易也本义者推原古易以及今也姑撮其大要其余详细尚图面质居仁又有不得已而言者公甫陈先生名重海内与先生所交最深居仁与四方士子亦以斯道望于公甫不意天资过高入于虚妙遂与正道背驰不知先生曾疑之否若曰不知其非则思修身事亲不可

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知其非而不告己亏朋友之义所以辅仁责善者其失已在我获覩公甫与何时矩书欣然喜其见道大意然推之其曰天自信天地自信地吾自信吾又曰尘微六合瞬息千古只是一个儻侗自大之言非真见此道之精微者乃老庄佛氏之余绪圣贤之言平正切实天虽知其所以为天而未尝曰天自信天也

奉张廷祥

闻知去冬与陈公甫相处所以讲切者如何窃观古今人才有晚年而学益进德益熟者有晚年学问志气聪明俱不及前者又有晚年所失愈甚遂至颠倒错乱者即此可验所学之正否工夫之疎密静而思之不胜戒惧谨以献于高明乞亦加省有可见教处莫靳为幸

寄蔡登

向得会聚深副愚望盖天下可乐可悦之事无过于此者更望致谨于燕闲独处益致博约之功幸甚居仁会丘时雍渠深恨未得与从善相会丘公爱士出于中心之诚如再至郡宜一访之

奉宪副张希仁

禫制已终不审出处若何大抵仕以行道乃为出处之正若禄仕则有时而然非常理也继嗣事量高明自有裁制古人道修于身乃行于家道行于家乃行于国故关雎为正家之本墙茨为败国之原唐高宗玄宗实录望一详观居仁于去年丧妻家无内主儿女无依故不敢远出而趋拜之愿莫能遂也陈公甫闻去冬到先生家不知讲贯如何大概此兄学太高虚超脱于正学有害先生察之否

寄张廷祥

居仁欲修春秋集传此志已久惜学力未至不敢下笔夫春秋仲尼用意最深者当时羣圣制作已备然皆当代事圣人固已述之为后世法若春秋则乱世之事圣人是其所当是非其所当非裁酌损益为百王之中制万世之程準先儒发明宗旨虽多惟程子以为经世之大典乃约而尽诸儒之传亦惟程子发明精切有力如胡传虽议论发越然义理切当不及程传多矣况未免有张大穿凿之病乎居仁欲取程传为正旁取诸儒之言以附翼之仿诗经集传先训文义叙事迹然后用胡传及先儒言之精切者以发明圣

人之意要使王道灿然可举而行也先儒谓圣人心事难知圣人心事天理也谓圣人行事难知圣人行事王道也理精道明岂有不知春秋哉愚以先知春秋莫如孟子后知春秋莫如程子谨以愚见质于高明幸勿靳教

寄晏洧

幼年同学之士或一别而再不相会或虽会而相处不久则此学之衰可知今蒙书翰遽降相爱之厚为何如哉大抵为学之道在于穷理修身朋友之道在于讲学辅仁苟不务此虽日相亲而无益也夫古之人遍交天下之士以明其善力师圣贤以準其归岂可偏狭固滞守一善以自足乎居仁自丙戌年丧父戊子年丧母至辛卯年得疾纏綿八年方愈故血气早衰不能精进今又丧妻无一好况但此道理无处不在虽居忧患苟能存心察理亦无非进学之地今未能然所以可愧也不知老兄今日所进若何又不知盍簪之期在何时岁月駸駸老将至矣某昨因自思迭遭忧患或是天意欲作成我做个人欲尽余年残日付归学业以毕此生不知吾兄肯同志相辅否

奉张廷祥

数奉书于左右似乎烦渎然以先生之贤而不与言则失人矣又孰可与言乎正学孰与倡乎邪说孰与熄乎窃意圣道之大害有二功利异端也功利之害人虽众然皆中人也其失易知故其害亦浅老佛所引陷者皆中人以上之人其才高其说妙非穷理精者莫能窥其失以二氏论之佛氏之害尤大老氏只是虚静无为佛氏又做存养工夫其精微高大善引诱人又善驾驭人故上者被其引化中者被其驱驾下者被其诬誑所以滔天之祸尽归于佛氏今其说已流传海内士大夫宗之者甚多先生用何以熄之乎愚意莫先自治躬率学者去了许多好高妙底病痛日将四书反复熟究程朱之书切已体察使吾身心义理有以洞贯大本然后方能指其病而正之此内修而外攘之道也高明以为如何闻一峰先生广大刚健无骄吝之私乐与人为善欲頼共扶此道但不知他穷理工夫如何所欲言者甚多略述数端具陈别纸愿赐裁正

上邑宰

窃闻天命之性具于人心浑然至善其体则为仁义礼智之德其用则为恻隱羞恶辞让是非之情是皆本于自然非有待于强为也惟气质不齐物欲或从而蔽之是以有智愚贤不肖之分过不及之弊必頼圣人修道之教然后得以明乎善而复其性焉夫自唐虞建立司徒典乐之官三代庠序学校之设教养之道至矣而周礼地官之职又有考

察德行道艺之法此其风俗之所以淳厚贤才之所以众多也迨夫周衰教弛孔子以圣德无位乃与颜曾之徒自相授受以传其道又删述经典以垂于无穷而万世道学之宗有所归矣自汉魏以下虽读其书鲜能得其意讲其理未必践其实至宋之诸儒始能寻其绪而得其真廓其道而阐其教其余若泰山孙石之徒白鹿岳麓之类亦得以即山林闲旷优游讲习以成所学故三代以下称人才之多者必曰宋也伏惟太祖高皇帝肇有鸿基崇建人文广立学校以为政治之本故贤才之出亦不乏矣伏惟大人先生学问充盈才德出类政声远播德教日新某等叨居治下何其幸哉某每与四方师友会聚之间无不乐道贤侯之盛德与其施为不苟者某素守贫贱不敢求知于人而辱贤侯之知己初蒙命召不敢趋赴者诚以下民之分未可犯义而不顾也而大人仁恕不惟宽其逋慢之诛又悯其贫乏轻其徭役使得以遂其生赐之古诗令得以广其见凡吾同类莫不仰戴而归德矣某之愚陋曷足以报称于万一哉惟有日夜精勤惕励力求圣贤之道以求无负为可耳但愚钝凡庸自幼失学年十四五虽能读书知文义而进为之术则未闻焉是以功虽勤德不进志虽笃道未明大恐汨没一生不足齿于人道于壬申岁始师于于先生準至甲戌岁复游康斋先生之门始知圣贤之学不在于言语文字之间而在于身心德行之实故追前非欲求自新之实但终以驽庸之才不堪鞭策而进也思与二三同志别求燕闲之地以共讲其所闻而不可得于是乡党某等捐割己资即幽旷之地构屋数间以为羣居讲学之所至壬午三月师吴与弼经歴至所赐之扁曰礼吾书舍盖因其地而寓号焉至今岁同类渐众屋舍寡狭难以容居止有乡邻某见多空闲麦地五六余亩在于舍后可作学基复有义士某等俱愿舍田换易共成美事而某执私不从者岂非固蔽之深未易以善道开之耶而乡邦多士咸曰幸有贤侯在上素重儒教其所以作养人才振兴士气皆在指掌之间且见利而忘义固小人之常情以公而治私实君子之大政曷不跻彼公堂具道其所以然乎程子所谓以官府治民之私者此类是也昔子游为武城宰邑人皆有弦歌之声今兴学礼吾正使斯人得闻弦歌之美以彰侯德之盛何独子游專美于前某又念兴安之壤土比之他邑固为褊小而学者之众乃倍于他邑岂人情之异哉亦系于在上者之作兴与所以倡之者何如耳某学虽疎寡敢不竭尽心思推广师说以为多士之倡而作兴之任实在于贤侯一念之间矣伏望慈仁大施政令使山林士子咸得藏修游息于中以尽成己之道皆德泽之所及也且使书院之迹留于后世则千载之下必有观感而兴起者又岂止于一时之盛而已乎

与庄孔旸

居仁既愚且贱僻处山林多病未出虽闻高明之名至于学行之大概犹不得闻况其蕴乎近谒南昌张廷祥复会同里姚润始知先生为人之详才气抱负不小居仁幸生同时不能一会简贤之罪未敢辞也故敬裁尺牋以致仰望之意盖古之君子生同其时

者非特相知而已必也相与讲求辅翼以成其德业以共济斯时以同倡斯道区区所以望于高明者如此倘蒙不鄙而赐之教诲幸甚

与周时可

居仁于戊子年曾奉书于左右未知达否于后虽病困山林懷想不已盖昔在白鹿洞询知阁下本心故未敢相忘于江湖也但病困中不接外事故不知动履之实病后谒张廷祥论阁下学行之美又会姚润华亭兵部益得其详故愚心眷眷不能不发一言以达聪听也古人云儒者逢时生灵之幸高明幼学壮行展素蘊成人才美风教是其任也窃观自契敷五教之后教养选举之法见于周礼司徒详矣自孔孟不得志然后教不行于上学乃传于下秦汉以后上下之教俱无非无教也乃所教非教也然选举之法汉犹近古隋唐则空言无实矣至宋则程子发明学制以言于上朱子作贡举私议以论于下当时虽沮于权幸实后世所当法也愚尝参详之明道发端以开示神宗而神宗始志甚高故明道之言纯然先王之教无一毫后世夹杂之弊伊川学制因时制而改酌之虽去其考试之陋亦未免尚供文课其推择选举则一也朱子之议盖欲救一时之弊以渐复古制故未免于文字考试然必立德行一科以重其选者以为非此无以为教亦无以革当时之宿弊也又于文字之中命题作义去其工巧骈丽习为深厚简严而欲贯通经义条析明白又必慎选教官以主教导其意切矣愚意后世欲大有为须用明道之言乃乾坤简易之法其用力甚易得效甚速不得已而用朱子之议虽可救弊颇似费力今时幸有太祖高皇帝立有岁贡一法若以德行才能一科由廩膳岁贡而进依仿明道之法慎其选重其职文章一科从增广者试而进严其考厚其词数年之后道德既重士风丕变然后复先王之教以去糊名考校之陋此似亦简易伏望将周礼司徒明道札子伊川学制朱子贡举私议熟读详味以求其意酌今之宜以敷奏于朝万一天启亨运一赐施行实万世之幸不然亦当先得此意则权度在我方可随时处中惟高明裁之

定亲书

礼重大婚所以正人伦之首配求贞淑是将谨德教之端仰乔木遗风托丝萝新好况令嗣俊宜位下孙女早闲姆训楷仪雍肃于闺门而舍弟居仁房下侄男麓学儒书德业未成于庠序不愧匪偶妄意高门伏沐姻仁以垂谦允雝雝鸣雁尚期礼制以无愆灼灼其华更冀室家而有善敢用不腆之币以将衷寸之诚寅畏不胜敷宣罔既

复余氏定亲书

致政琴堂晚节仰全于当代隱居蓬户考盘窃慕于前贤道义之契既深婚媾之聯宜讲恭惟次令孙男志已宗于圣学器不小成窃念次舍侄女教未就于姆仪才何能淑恭承嘉命允协良緣礼不虚行诚由辞立

复张廷祥内翰

春深伏想孝履支胜为慰懷慕中忽承书翰先赐五常冠及细葛一束惠爱甚厚觀物思人慚喜并集得知先君子墓地此至大至切之事无怪吾兄之皇皇也然莖者所以藏体魄也以安亲为主只要得山脉所鍾土厚水深之所即可莖也江南之地所患者水蚁然蚁犹可以厚为灰隔以制之惟水气无不通透不可限隔尤宜谨慎向与叶本真议不若先将其地凿成圻穴作成坟冢俟雨水浸淫之时开看其中以验水之有无然后莖之庶免后悔尊兄以为如何慨念斯道乏人高明密加操存省察使表里如一居仁工夫甚疎愿得时賜教墨以警不及为幸

又复张廷祥

奉别岁久愈增懷想一峰既亡所与共事者惟有望于尊兄窃观近年以来四方士子颇知趋向尊兄与一峰之功为多虽然尤有可忧者今之士风虽若振于昔年陷于邪异者又非昔年比也此实吾人莫大之责当明理正心以先之也蓋昔年之学專于记诵博览训诂词赋其所从事者浅而陋近年来学者立心稍高而不能仔细体验圣贤切实工夫而妄意圣贤故遂入于空虚玄妙其凌高驾空反成狂妄其入异教也宜矣原其存心之失有二焉只为工夫未至身心纷扰放逸要求虚静故有屏絕思慮以为心不放者又有体察照看心在内里以为存者其心如此自然不暇即事穷理故穷理之失亦有二焉以为天地万物无非此理无适而非道凡其知觉运动视听云为无非至神至妙其曰无动而非神即此意也又有悬空想出一个道理在虚空杳冥之中以为无极之真太极之妙此乃吾之真性不生不灭无有始终穷尽其曰物有尽而我无尽即此意也不意此等乱贼生于吾世非但为我兼爱而已其与天地人伦物理俱已离絕非但无父无君而已不知一峰何故反尊信之一峰后来亦有旷大之意思必为其所染也今吾人但当实做居敬穷理工夫使身心内外一归于正方有内修外攘之具高明以为如何

与邑侯论乡饮

向者居仁不自量其不肖趋赴乡饮然乡饮之礼乃周公所制其品节之详见于今之仪礼乃乡大夫宾兴贤能与行乡射养老者饮国中贤者皆行此礼故其节文繁盛盖

万二千五百家为乡上大夫为主也养老之礼一帝三王皆已行之所谓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是也其礼必当简便古者择三公之有年德者谓之三老天子以父事之则民兴孝三孤之有年德者谓之五更天子以兄事之则民兴弟是礼行于上教成于下此养之礼也庶老则养于乡之学向者宪副锺先生率学者习行乡射今之士子始得覩先王之礼是一幸也但射礼主于习射乡礼主于饮宾乡射有宾无介乡饮宾介具全其礼节微有不同者向蒙举其大节行之但讲求未精未能尽乎先王制礼之意盖于旅酬之礼不行则主人礼意不及于众而敬有未尽也交错之礼不行则无以合欢而爱有未尽也旅而不语则宾主道义不接而情有不通也至于置席设尊盥洗彻俎皆当节之以礼使始终不乱乃善于行礼者礼乐待人而后行岂不信哉伏望就刘吏部处借仪礼与知礼生徒习行斟酌其宜使不失乎先王遗意幸甚

谢南康太守

仆闻古之君子所守甚约而所施则博矣所为甚寡而所及则众矣是何欤以其知所务也故身不出郡国而风闻天下教流后世焉今贤侯执事于政理之暇拳拳于白鹿书院非知所务而何盖所以继前贤之遗烈为天下正学倡也正学既兴则海内风动四方豪杰之士必将接踵而至相与讲论切磋使圣道晦而复明则续文公之学有功世教者皆明执事之德也居仁愚陋敢兢惕勉励以为多士倡若夫成贤侯之志使道德焕明尚有望于天下豪杰云

奉祈叅政锺宪副庄金宪

伏承聘命令主白鹿洞事谨于正月二十六日起行二月初三日入洞窃思庐山白鹿洞名冠古今居仁自弱冠之时因读前史知其为第一书院也及考舆经学规记赋又知文公先生昔在其间阐明圣学非若他书院姑记前贤之迹为辞章记诵之场也及覩文公全集又知文公奏赐敕额始终眷意欲其久而不废也在元不续及我朝太守翟公始创殿堂斋舍然未有师儒表率英才习学故郁而不彰至潮阳李先生更加完葺延请名士弦诵其间而风教始着居仁之愚亦玷礼聘不幸居仁遭母丧而去李公亦继以亡矣而书院之废亦宜也今明执事慨然兴复仍命居仁入洞主事居仁学陋才疎何足以副委任之重是以入洞之后不胜恐惧斋沐裁书令门生胡觉高悌申致稟覆夫天下之事得人则与不得人则废必然之理也今欲兴复文公数百年之绝学以倡明于当时非得四方英明豪杰之士相与讲论切磋于其间曷足以及此伏望广行推访有才气英明志向高遠及纯笃温厚者访得其人命有司以礼敦送入洞则士气必振海内风动豪杰英伟之才必不遠千里而至作兴之道无过于此者若夫凡下之才汲汲于奔竞者不必

招致也况江右素号文盛之地学校科举足以供主司之选岂待兴洞以教之哉其间有志气不羣敦厚好学举业已通复欲求进乎古圣贤之域以尽修己治人之道者苟非兴洞何以聚而教之哉执事之意必在于此居仁亦以此望于执事也谨荐所知数人伏望礼请致洞幸甚洞中全无书籍更望印求入洞以赐肄习

奉祈大叅锺宪副

居仁在洞夙夜兢栗教养无效有负贤君子作兴之盛意然理义者人心之同然以古道倡之谁不向风但士习颓靡已久人心沉溺难回必得第一等人才相与倡率庶使中人之才皆可渐磨激励而进复文公之教不难矣若泛取凡庸之才非惟不能率教必将怠惰放肆反道败德有玷于文公名教必矣今日兴洞务使道明于当时光流于后世方不枉费一次作兴若成就人才既多将来必为世用其泽岂有穷哉向荐舒刚不知曾去请否伏望命下本县遣使礼请入洞训迪后进幸甚昔有问于朱子曰何以能得天下之贤朱子曰权力所及则察之举之礼际所及则亲之厚之皆不及则称之誉之又不及则向之慕之况今明执事以有为之才居可致之位皆能及此又何难哉伏惟以此好贤之心推而行之则天下之贤皆将归心于贤执事况此邦之贤乎好善优于天下况兴洞乎若好贤之心不笃尊贤之礼不致抱道之士固将却步而不敢进鄙陋之士必将趋利慕势而来矣居仁谨录诗文数篇以献并求教正重兴洞记不知尊意属笔于谁海内之士若陈公甫文虽高然过于高大多是禅学文章张廷祥文精深丘祭酒文典实惟在大人所择

与陈大中

为学大端不出存心穷理二事故程子曰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今人不去敬上做工夫只去心上捉摸照看及捉摸不住索性要求虚静所以入于空虚殊不知敬则心自存不必照看捉摸敬则自虚静不必去求虚静今人不去穷理致知只在文义上绰过又不于日用事物上推究所以只见浅陋穷理是推勘到十分尽处致知是体究到十分明处或读书或讲论或处事皆要十分明尽方是穷理致知工夫只看穷字致字便无所不用其极居仁二月初三日入洞所忧者人才难得小儿因母疾未到甚欲大中来此率表士类但令萱年老又遭荒歉量难起身此中租亦因修造费尽待秋熟贍养令堂来某已荐尊名于二司不知他来请否

与南康府论租

蒙给租穀方司训十九日来洞支給居仁以先父忌日之忧未得面论盖学租本以养贤调不足此二者义也事合义则久而益安不合义则久而必弊昨蒙欲一槩施给泽虽似普然在洞者贤愚不齐贫富不等若愚者富者亦与之则滥矣亦恐将来不足于用也望容居仁审其贤愚高下有无贫富而品节之开其多寡之数以凭支給方为允当

奉何布政

向令门生至豫章蒙贤伯赐之教言开其本心回洞传宣明训诸生莫不感悦警惧又蒙懷念薄德赐之历书华笺感戴何极居仁在洞愈增战兢恐惧深惧教养无效有负作兴之盛意所赖者有牧伯公卿振扬斯文于上在下者必有向风慕义而作者此世道之幸也

寄张廷祥

朱子曰此学不明天下之事决无可为者看来今日天下之事惟学校一事全不可理会盖取士不以实行则人无趋向而教不可施今人非惟失古人教养之法主考者反摘竒搜隱以乘学者之不知欲其仓卒之间无所措词学者亦终日搜截竒巧隱僻以应副考者之意圣贤平易明白正大道理惜不知察近与士子相接解书多失经旨原其所自皆由搜截竒隱以迎合考司之意以致如此噫岂非朱子所谓经义贼中之贼文词妖中之妖乎世道至此极矣士生斯世所以立身尤难稍欲以正自立者便与世乖违惟随俗习非者方得便利苟非才志卓絕独立不惧者安能保其不移耶况欲挽回世教移变士习乎此居仁之愚不能不以为忧而望于廷祥者尤切也令兄服制已终当讲明正学以示当世幸甚

辞祁大叅鍾宪副

兴复白鹿洞此不世之盛典名教第一义也居仁恭承嘉命靡不尽心竭力期以成功不幸旧疾复作心腹气痞疮毒满身筋骨转疼盖因庐山风高弱体不堪恐病日危湖山隔遠不能达家是以于六月初二日回归医治又虑此病难愈有荒洞教伏望择请道隆德备者为之师则后学有宗居仁虽抱疾在家亦无忧虑又望招至贤俊以聚洞中庶可相观而善若得道高之人为师又得志气不羣趋（阙）

寄新昌王御史

昔辱賜之佳章銘感曷勝山間無便可以奉答幸恕遲慢居仁魯鈍固陋人也弱冠時志于此學用工不得其要者十餘年徒自辛勤竟無所得年至三十于體驗上頗得力才做得聖賢工夫上手于聖賢門戶似乎可入然行之不力有辜此志又兼疾病繼作故間斷甚多昔孔子三千之徒語之而不惰者惟顏子則惰之為害眾矣此正吾人所當警策者恭聞賢執事毅然自拔不以功名富貴累其心則所造所養可知愚陋得生同時何其幸歟但為貧窶所困不能進拜求益姑憑尺牘以達寸誠

寄安仁張大尹

愚聞德政及民至切而親者莫如邑宰故居此位者必德足以體仁才足以干事者乃稱也側聞明執事仁愛之心孚于遠近廉足以養德才足以治事邑治民安宜矣而在上者乃不能察執事本心考執事治績反加以罪咎雖執事之心不以為榮辱而士君子及民庶不能不傷賢者之志不伸也居仁遇上司知己者無不稱贊盛德惜乎相遇者鮮也伏望持守此心精以察之剛以斷之則興安為上治之邑矣

答陳大中

世衰道微非豪傑特立之士必至隨俗汨沒如大中者實與吾黨增氣但工夫要體認得真做得密居仁雖似體認上不差只是做得不密恐學終不能底于成也白鹿洞事在上者不知擇人多是奔競勢利之徒教不可施內中又任小人行事故辭疾而歸世道窮極如此奈何

寄夏憲副正夫

向者蒙以政鑒見示先生之心遠矣蓋欲垂教天下後世以澤民也古人著書不得已也有是書則是理明無是書則是理缺如布帛菽粟生民不可一日無蓋其道明德備修己安人治亂興亡洞然于心見得前人言有未盡故不得已而作如子思中庸孟子七篇程子易傳春秋傳朱子集注集傳綱目成書小學皆所當為豈若王仲淹好名而作荀揚老莊據己偏見而妄作哉觀先生所著未有推行王政之意未免漢唐以下手段竊觀春秋雖因齊桓晉文之事而準折以先王之道未嘗許其如此如盟會則見誠信有不孚侵伐則見其擅興之罪召陵之師僅能致屈完之來盟其于治四境安中國之功亦卑矣雖若與之而奪之之意亦在其間但後人少此眼睛不識也居仁欲先生因後世之事准以先王之道如韓信初見漢祖鄧禹初見光武孔明初見先主雖其謀議之善有不可及者然亦要論其不合切切以謀天下為心未見其明理正心誠欲救生民安天下而致先

王之治也孔明之心正大以兴复汉室为事颇似庶几鄙见如此高明裁之

寄赵同府

窃闻德之胜者为君子才之胜者为小人才德兼全者乃大人也向者得亲颜范而听言论乃知公实有德君子然德与才皆可学而进夫亲贤取友讲求天下之理推而行之政事之间则才进矣反躬实践以至造次不违则德进矣居仁与公生同时又同邑故欲与公以学而勉使才德之进老而不倦是所祷也

与蔡登

圣贤之教一而已矣人之资禀不同用力或异而真妄邪正分焉然其初只在毫厘间究其极不啻千里之缪吾道异端是也似是而非者莫如禅教学者举足一差便流入去盖其高妙足以动人工夫与儒者甚相似彼之学亦用功于心性而以虚静存养为主与吾儒工夫争几何然彼之存心适足以空其心之体灭其心之用彼之见性不过想象其形似非真能见乎天命之性而万事万物之理无不该也故为心学之害者莫甚于禅今之于心学多入之者以其喜虚静好高妙忽吾儒下学之卑近厌应事察理之烦而欲径趋高大无滞碍之境故也禅学工夫居仁亦尝究之其存心之法未尝敬以直内其初只是不奈心何故专于静坐或反观内视照看一个心在内里或用一个念头羈制其心使之不走或屏除思虑使之不出独达摩高于诸佛不立言语只索静打坐扫除思虑自然心中空豁广大无边而其划灭天理根原尤速也其于见性未尝格物穷理以至融会贯通夫天命之本原只在空静之中心不累事悬空想出一个太极之妙以为吾性之真以为觉得此物则至神至妙凡知觉运动视听无非此个神通妙用自视之高以为天下之人皆莫我若也其自守之陋或形如槁木心如死灰以为能存养也贤友用力于心学实居仁所爱敬故陈鄙见以为择善之一助吾儒工夫义理具在方策更冀熟读详究实体于身幸甚

与乐平刘掌教

去岁辱光贲未得留奉数日懷欠不已敬裁小简烦吴德甫达奉大人之心更无别物得此理谓之德具此理谓之性感物而应于外谓之情措诸天下谓之事业人多汨于功名利禄溺于老佛空虚失此本心此理遂昏塞错缪无以应酬万变故圣贤工夫存养穷格体察交致其力也会晤无期聊奉此以代面话

与张亮帖

讼者但求理伸胜负荣辱付之天命如此则此心自然广大又能主敬察理则学问日进矣盖吾人之遇患难正所以动心忍性因他山之石以攻玉也

与季御史简

昨聆清诲未能自足今欲进拜恐烦应接不若只在观中之为静也昔程子张子之在兴国寺朱子之在鹅湖皆讲论累日岂今人真不如昔人哉

胡文敬集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

胡文敬集卷二

（明）胡居仁 撰

○序

流芳诗集后序

诗有所自乎本于天根于性发于情也盖天生万物惟人最灵故有以全乎天之理而万事万物莫不该焉当其未发而天地万物之理森然具于其中而无朕兆之可见者性也心之体也事物之来惕然而感乎内沛然而形于外者情也心之用也由其理无不备故感无不通既感不通则形于外者必有言以宣之情不自己则长言之又不自己则咏歌之既形于咏歌必有自然之音韵诗必叶韵所以便咏歌也咏歌发于性性本于天此诗之所自学诗者所当知也尝考舜命夔曰诗言志则二帝时已有诗矣击壤歌未叶韵南风歌虞歌则叶韵矣五子歌及商颂诸篇二代之诗也至周则有风有雅有颂风雅颂之中又有赋有比有兴则诗之体制已备故说者以为三经三纬又以六义名之厥后世降风移变而为骚又变而为排韵为顺体为调为律诗联句则诗之体制义理性情风韵衰坏尽矣世之谈诗者皆宗李杜李白之诗清新飘逸比古之诗温柔敦厚庄敬和雅可以感人善心正人性情用之乡人邦国以风化天下者殆犹香花嫩蕊人虽爱之无补生民之日用也杜公之诗有爱君忧国之意论者以为可及变风变雅然学未及古拘

于声律对偶淇澳鸣鸠板荡诸篇工夫详密义理精深亦非杜公所能彷彿也呜呼后世王道不行教化日衰风气日薄而能言之士不务养性情明天理乃欲专工于诗以此名家犹不务培养其根而欲枝叶之盛也其可得乎邵康节言删后无诗其以此也然则诗不可作乎曰何为不可哉但务养性情明道义使吾心正气和则诗之本立矣绝去巧丽对偶声律之习熟读三百篇玩其词求其义涵泳讽咏使吾心之意与之相孚而俱化则性情以正声律以和不拘字数句语多寡但求韵叶以便歌咏则庶乎近之矣大抵诗乐实系世道盛衰非智力可强探而必得也吾祖亦非专门于诗者流芳集所录乃其余兴所发先世手泽当宝藏不失恐后之子孙不知所本而专事于末故于集后序如此

赠医士胡伯源

古人以良医比良将以其理之同也将之为道当先完固其内而后可以攻外如择用贤才修明政事养民以固邦本严纪律以修武备然后诛暴禁乱则兵不血刃而彼之民若崩厥角稽首矣苟不完固其内而穷兵黩武则国内虚耗人民愁怨虽使胜敌终至危亡况必有败绩者乎医之为术亦然当先调养荣卫完固元气视病之所在而攻治之则病易去而身自安临川胡君伯源有得乎此也余千王文彬妻袁氏毒疮发于顶间医莫能辨疾益危急乃具书币以请胡君至曰当守内而攻外内之坚也外当自溃越五日而疾愈束带东归文彬请予文以谢予以伯源故家胄儒而善医者必明乎此故书以赠焉

赠医士胡琳

予患疾数载畏风怯寒屡至危困里中胡君琳业医而尚儒察其脉曰病虽深幸五脏之气未绝但元气衰弱外为风寒所乘治疗之法当内壮元气外避风寒俟其久而渐安可也噫胡君可谓善医者矣夫人禀气以生含气以长气壮则外邪不侵气衰则风寒暑湿皆足以为吾之害故善医者虽随其冷热虚实实施以治法必以调扶元气为本焉世之庸医不知此而妄杀人者多矣今病小愈因以君医而思吾道盖人之身元气不壮外邪得以干之犹人之学大本不立外物得以夺之若国之治亦然抑以贤才不用暴虐得以为害欤故立大本所以壮学者之元气用贤才所以壮国家之元气也必立大本然后理可明而德可修必用贤才然后政可立而民可安否则百病交侵其灭德而丧邦也必矣君虽为名医而雅尚儒术并以儒道言之以广其志云

送掌教林世祥典考北京

朝廷之治以得人为先古今莫不重选举之典然唐虞以九德取人其曰六德有邦三德有家则以德之多寡定职大小也其曰敷奏以言明试以功未尝不察言以考其实也传夏及商以至于周则学校教养考察之法益详益备故自二十五家之间以及族党州乡莫不以德行道艺为教亦莫不以德行道艺为选故月吉岁时间胥族师党正谨书备录以着其实三年大比则党正州长乡大夫并加考察以尽其详然后以乡饮之礼宾而兴之以献于王当是时人才之盛风化之美宜矣至汉则教养选举之法已不复古于是宾兴之礼遂废而科目兴焉然曰孝廉曰经义曰贤良曰茂才其日犹善也苟循其实亦不患不得人矣至隋则以诗赋文辞取士于是有秀才进士等科以甲乙丙丁为第李唐因之弃本务末习尚雕琢空言无实已非待士之体尚望其得人也哉故当时亦有才俊白首之叹宋则渐尚经术迨及我朝纯以经义策论取士虽未能尽复成周之制亦非隋唐空言取士之比也盖考之经义以观其学试之策论以观其才而其所以为考则系于主司之贤也苟非其人虽行成周乡举里选之法一以德行道艺为考其弊又有不可胜言者况收人于言语文字之间乎虽然内外实一致本末无二理其心明乎正理而无蔽则见于文者必平正通达而无病得于中者浑融充实而无歉则形于言者必光辉明着而不可掩才之浩博者文必滂沛发越气之正直者文必典劲雄壮苟知之明而察之审则厚德高才之士了然在吾心目之间又何不得人之患哉孔子曰不知言无以知人也程子曰心通乎道然后能辨是非如持权衡以较轻重孟子所谓知言是也噫必知道知言之君子乃能称考司之职也吾饶掌教林先生世祥端厚而有德好道而精文今秋大比京师请司文考予惟世祥蓄于内者如此则知言知人乃自然之验此行也京华士子之贤且才者世祥必精选以副国家得人之望也士友董爓等征文叙别予适在郡同饯于月波门外芝山驿前

○记

移居记

始祖检阅公尚质泰州人随宋高宗南渡居进贤之归仁乡后徙临川白玕六世祖斗南徙余干邹店九世祖日新徙梅溪予年十二三随亲居安仁之大原今二十载矣终以其山水偏逼无以托子孙于悠久近得梅溪西南五六里有地曰福寿墩墩■〈立乞〉立于地数仞两溪交流于下墩之西宽旷数里四山远耸中有高爽之地数亩可卜居焉至于平畴可供耕种山林可供樵爨长冈可牧溪水可渔固足以理生要务逮夫暇日或纵步于平道或登览于高峯或盥濯于清流又足以畅素怀而遂幽志于是与兄居安请亲命而迁家焉成化乙酉冬移屋数间覆檐以茅墀壁以泥周屋以土为塹而杂植竹木于上盖取其功之易成而不费亦予贫贱之所乐也嗟夫世人务为高堂广厦固有

富而恃财以骄盈者亦有贫而勉强以慕外者岂知古人居室之义哉古人之居取足以障风雨虽曰志尚乎俭实其以道义为重而不暇于此也彼役心力于华靡者安知道义之贵乎记此虽以自述抑以成子孙云

鰥夫记

予因嫂氏之葬寓宿于墓邻范胜良家见其父子皆鰥父年近六十子年三十三问何以不娶对曰贫故也予心惻然嗟叹久之既而胜良曰闻先生有仁心苟异日富贵能济我乎应之曰固所愿也但吾宗族乡党似汝之贫者众矣恐财不能赙也呜呼天下之广羣生之众其鰥寡孤独贫困而不得所者不知几千万人矣虽竭府库之财以赈之如其费何惟得圣君贤相与之极论尧舜文武修己治人之道发政施仁制田里薄税敛去奸宄任贤良尽教养防虐害则汝得以遂其生矣后数日与毛镇周丰言之鎮曰此仁人君子之本心也因次其语而记之

永济陂记

吾里彭家陂旧有柴土迭作踰年则柴朽土崩水泄田涸民受其害于是召匠谋用石甃众惧工大难成又虑冬寒或有风雪居仁因思古之役民皆以农隙此役虽劳实为养民之本与筑城郭宫室台榭以用民力者异矣里中周居畧忠厚公直人也众所信服乃就谋焉周君乃偕弟周懋及夏隆张福宗等率众并力冬十一月辛丑经始至壬戌毕工灌溉不息民无旱伤故更其名曰永济呜呼民为邦本田里沟洫实王政先务故曰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今有司既不用心于此向非周君之贤则此乡之民无岁不有旱患然此一事耳苟非得人尚不能济况为国而无贤才可乎记此虽以谢周君之德实所以为乡邻幸也他方之贤慕义而兴则惠之所施益博后之人能继此而作则泽益及于无穷焉为记

贯道桥记

贯道门者白鹿洞书院师生宾客出入之门也贯道桥在贯道门之左数十步凡入是门者先由是桥而进故桥与门同名而不异也洞中之水发源于五老峯之巔悬崖瀑布倾泻而下至于石涧萦迂曲折经书院门而出入书院者必渡涧水然后达况经雨雪则山崖溪谷之水奔趋湍泻苟无是桥则往来隔絕桥之所以不得不作也此桥之坏已久景泰间太守钱塘陈公尝修之成而复圯盖由积雨水激以致崩坏成化改元潮阳李公提学江右一新书院选州邑士子之秀者聚而教之故学者云集视是桥圯不可不修

又不可不为坚固久远之计于是出资募匠始于戊子冬成于己丑春高而阔厚而坚横跨涧水土子宾客徐行稳步徜徉游息情思悠然非但不病涉而已承李公之志以底其成者同知谯公赞推官沈公瑛星子教谕吴君慎检校黄君恭也居仁后十三载复来是洞因追述其事以记

延宾馆记

潮阳李公龄既新白鹿洞书院置学田延师儒聚英俊拳拳以德行为教揭朱子学规以示学者书院既兴好古乐义之士自公卿以至岩穴之贤来游是洞者接武联镳公欲立馆以延宾客而重用民力乃谋于宪府及牧伯同寅恤民旱灾而蠲其粮税漕运又拨米以调其饥困至戊子冬岁稔民安乃于农隙兴工木价匠工砖石灰瓦之费皆公捐己资未尝有毫末敛于民始事于仲冬毕功于孟春民不告劳然所以佐其事者同知谯公赞推官沈公瑛检校黄公恭后十三载居仁来洞伤李公之亡惜谯公之去追述而记之呜呼昔周公握发延宾者欲得天下之贤以共成其治也李公作是馆以延宾者岂非欲得天下之贤以共明斯道乎入馆之贤以是为心昭示道义以教洞之学者则是馆之作有功于世教不浅矣后十二年参政祁公宪副锺公宪金庄公太守于公重兴书院星子县司训方君文昌复加修葺云

贯道门由礼门记

白鹿洞书院旧有贯道门与棂星门并西数十步乃明伦堂之外门也凡师生宾友出入俱由此成化己亥重兴书院司训方君文昌董其事视贯道之废而新复立门于延宾馆前名之曰由礼在棂星数十步东也二门既立于是师生出入多由贯道宾主揖让则在由礼方君既成是门属予并记之予谓贯道者取吾道一以贯之之义由礼者即孟子所谓礼门也惟君子能出入是门之义入是书院者知贯道之义则必操存省察穷理力行以求贯通乎体用之全有以脱乎辞章俗学之陋矣知由礼之义则动容周旋揖让进退皆有品节仪则无惰慢邪僻之行矣如是而先生之教不复圣人之道不明未之有也自省则在乎人焉

芸合记

上饶娄君克贞予同门友也所居东有重屋为燕朋讲学之所每遇有学之士则延于其间相与讨论景泰癸酉冬吾康斋先生尝登焉因书芸合二字以贻之丙子冬予从先生往闽亦登是合于此十六载矣令复访娄君于合中极论累日得所未得者甚多非

娄君发明精至何能然乎因谓予曰昔先生登此得亲至教先生逝矣子今复来相与讲学于此岂偶然乎子盍记之曰予访君者正以德不修学不讲欲求丽泽之益岂有德有言可以记其所以然乎虽然人之所以能参赞天地经纶万事者以其具此理于心也然则存心穷理之功可须臾间乎必也庄敬涵养以立其虚灵之体读书穷理以致其广大之用则所以行道济时者其具本于此焉若然则先生虽逝此道未尝亡此合重可敬也合下之书不为虚藏矣若夫造乎广大高明之域收敛完养以至精密纯全之地以入圣者则有望于娄君焉友爱教养有赖于厥兄諛推行辅翼岂不在于厥弟谦乎继承而求其传者厥子性忱不得不勉也君名谅一斋其号云

归儒峯记

归儒峯者行素璩先生居之后峯也居仁于成化壬寅季秋偕柴时珪访先生家于其晚日霁风高清凉满袂相与同登此峯此峯巅巨石屹起巉岩奇异顶阔数丈平如张盖其下有岩问其名曰昔传有禅者居此故名禅师岭予曰先生儒者也以禅名所居之峯非所以辟异端也请易其名曰归儒峯于是相与长啸登其巅而坐谈论古今久而忘归也甲辰春王二月乙丑先生造南谷征文为记又请书归儒峯三大字于石予惟天下古今一理而已究其极天地之所以阖辟万物之所以生生幽而鬼神明而礼乐显而人事无非一理之所为即所谓万殊而一本一本而万殊者也惟圣人之心全体浑然克尽此理故曰大哉圣人之道惟君子为能戒谨恐惧体之于己故曰君子之道费而隐禅者此理中所无以其孔穴相通黄蜂野蝶交穿其内非圣人之道而别为一端故名之曰异端愚尝论之杨墨老佛庄列皆名异端皆能害圣人之道为害尤甚者禅也禅师佛之别名佛中工夫最捷而精者昔达摩西来梁武帝惑而尊之国随以灭杨无君墨无父老玄虚庄旷大列沈默其害天理则一然其用力犹缓灭理未尽至如禅其说高妙易以惑人工夫快捷方式易以成就天地万物人伦事理一切归空天理根株扫荡已尽韩子辟佛老者也犹见惑于大巖况其下者乎吕荣公游定夫陆子静学圣贤者也犹身溺于禅况其它乎故程子以为学者当如淫声美色以远之今之学号为高明者陷之愈深此予所忧者故因是记而详之也

游西湖记

成化辛丑春三月己亥予游西湖钱塘掌教丘君崇育司训徐君旭周君璘相与偕行出杭城涌金门外即西湖也憩柳洲寺因论道之体用诸公曰未发为静已发为动静为体动为用古人之学多在于静乎予曰人之一心动静无端体用全备不可偏废也动而无静则体不立静而无动则用不行二者工夫皆以敬为主乎居处恭俨若思不愧屋

漏此静时存养之敬也执事敬事思敬修己以敬此动时省察之敬也若不主于敬而专欲习静未有不入空虚者既而杭郡掌教毛君敏司训舒君升至乃相与登舟仁和掌教林君邦辉又至乃泛舟湖中阅杭志以观古今人物诸公备酒肴蔬果数品盖以杭俗之奢而示之以俭也酒数行言谈亹亹论鄂侯之忠勇及秦桧奸邪误国之状予曰大学之道以格物穷理为先后世所学浅陋者因其不能即事以穷理也遂因鄂侯而极论用师之理以至于宗汤武鄙孙吴若周礼司马乃平时讲武之法汤誓泰誓乃临时用武之道岂若孙吴偷捷一时反为残民之具乎诸公又曰秦桧奸邪固可为戒若良相之道可得闻乎曰愚陋无知请以古人明之舜举八元八恺诛四凶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此为相之道也若有贤才而不能用有邪佞而不能去则聪明尽为小人所蔽恶政日施危亡至矣于是舟抵孤山拜林公祠舟抵鄂墓山拜鄂侯墓徜徉登舟而回诸公曰今日之游良会也请人各举杯以劝先生庶尽陪游之情也予谢曰愚陋一人岂足当诸公之劝且杭人游于湖者必纵酒酣歌醉不知节今正当示之以礼于是乃行旅酬之礼雍容揖逊自长及幼一周而罢纵月眺望峯之耸于南者曰南高峯耸于北者曰北高峯独孤山屹立于湖中一吴山遥应于城内其余诸山磊落奇秀宛然在目然后俯临湖水鱼虾不惊青草交长清风自东南而来云气从太空而布尔日欲落乌欲栖情思悠然不知乐之为可乐也既而舟泊乎岸陆行入城而别次日周君璘复来相访乃曰诸公身系学职未尝出游以先生之游非世俗之游也故乐陪不倦所言所行皆当记之而不可畧也予因详其本末以着于篇

棠溪书院记

松江郡治东南旧有清军治事之所其地寛衍傍连溪水吏部主事黄公平来为通判乃创厅堂斋舍傍曰棠溪书院同府于公钦来继其事植碧梧数株于内甯公祥傅公恺又创外门并牌扁成化甲午冢宰尹公以世衡于先生前任河南卫辉通判累有治绩举升本府同知先生来郡重加修葺前为治事厅后为燕寝堂左右两庑外设门墙先生于厅之楣揭其师聘君康斋吴先生黄堂勤政四大字又以恺悌君子民之父母八字置之北壁书太极图解于北壁之东西铭解于北壁之西寝堂中仍揭康斋勤谨和缓四大字于楣书平易近民视民如伤于堂之南北壁堂之东西壁尽书古今嘉言善行有关于政教者以自勉励于寝堂两荣分为四室东北曰清军局军册藏焉西北曰清匠局匠册藏焉东南曰琴室中设圣贤像古琴一张著策一椶置于左右西南曰雪窗中置一榻傍积古今书籍揭愆忿室欲改过迁善八字以自警堂之前虚轩幽敞扁曰太古轩轩之北书吏隐二字琴室之前扁翠竹轩轩左之池名鱼跃池池之傍有钓鱼矶池之内有莲因书茂叔爱莲说雪窗之前扁碧梧轩轩之西南作棠溪桥杂植花卉蔬果竹木数十余种先生每日升公堂与郡侯王公及诸同寅商确政事毕即造书院清理公事既暇则深衣

幅巾退坐寝堂读书鸣琴遍观格言以自省又其暇或赏花或看竹或观鱼或垂钓绿阴满窗清香透户草色连阶同官士友有来书院者则相与讲论道义游观景物情思洒然而不知倦也居仁昔受春秋经于先生以情义之厚特来拜谒乃得于书院中亲炙讲论者累日因命记其事夫河出图文明之祥始着于是卦画立书契作而文籍生焉列圣迭兴然后典谟训誓之书国风雅颂之诗礼乐灿明春秋经世诸贤继之而垂世立教之书益备矣千有余年宋之大儒发明精切详至后之人诚能熟读精思以穷其理躬行实践以体于身则何患己之不修国之不治民之不安哉然必有斋舍堂室墙宇以为游息讲会之所此书院之所以立也先生居此正所谓仕而优则学者欤先生于应事之际推此理以临政于政务之暇读圣贤书以验政事之当否而益求其所未至其进岂有穷哉昔孔子以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先生于诸经子史无不讲究必能推之于政以及松民民安且乐然后先生之乐可得而遂也噫世固有以读书为诵说之资利禄之媒者岂不重可惜乎因记其说以俟来者后之君子继此而居讲道致治则棠溪之泽无穷松民世有赖焉先生名准平斋其号云

○祭祝文

祭潮阳李先生

呜呼公乎气禀纯厚德性温然慈祥孝弟得之于天提教是邦必以德行为先昔孔子谓善人不得而见吾今于公见焉于是洞之复兴赖公心之拳拳既新乎学之舍又置乎学之田不惟惠及乎后学实使道继乎先贤居仁不肖夙被深恩既无以报公之德敢不诵公之贤敬陈薄奠公其鉴焉

释菜祝文

夫子德配乾坤教垂万世居仁服膺遗训敢不夙夜惟勤今当入洞之初仰瞻貌像兢栗不胜谨率诸生恭行释菜

祭李宾客白鹿先生

先生肇基是洞水秀山奇经书是博白鹿是娱花卉台榭宛然当时流泽既远儒教益施既废复兴今昔何异崇德报功先生是祀先生之神尚其降止

○墓志

先石墓志

处士环溪胡公讳南俊行瑗二先世自泰州徙临川白玕六世之下居余干焉高祖汝器曾祖日新祖伯昂皆卿之杰特也父子仪以读书教授乡里号竹友先生母桂氏公生于洪武丙子正月初一日资禀雄迈质朴不事浮靡好宾客而尚儒术尤喜吟诗所居梅溪前有溪水环遶因号曰环溪堂学士沈公度为之颖额岁晚寓居安仁之大原以疾而终时成化丙戌二月二十九日也妻王氏公器之女子居安居仁女二人长适楼山于熙元幼适河桥周愈孙五人崇璉崇广崇修崇益崇正女孙二以明年二月壬寅葬于梅溪下埠坐麓面洲不肖孤窃虑浮辞溢美不足为公重徒为本质之累故不复求当时文士之铭聊志公之事实庶有所传信云

○铭

进学铭

凡学之道立志为先其志伊何曰圣曰贤圣贤之学在于为己扩而充之无所不至彼为人者丧厥良心惟名是务惟利是徇学问之功循序渐进行远升高自卑自近存诚主敬立我根基匪敬匪诚外物昏之其诚伊何尽厥真实其敬伊何容庄心一诚敬既立本心自存虚灵不测是曰天君即事即物务穷其理理无不穷其知乃至理虽在事实备吾身力行既久全体皆仁举而措之家齐国治圣人能事此其毕矣为此铭戒告我良朋毋暴毋弃毋忽毋轻

衣冠铭儒衣与儒冠儒言与儒行四者皆具全表里斯相称瞻视欲其尊颜色欲其整心肃容必庄外严中自正内外交相养其德自然盛非僻既无干神舍常虚静圣人制作功皆以体吾敬文质贵得中勿使偏相胜作此衣冠铭为我中心警

书厨铭

圣贤遗训万世法程读之贵熟思之贵精体之贵切行之贵诚未毙勿已永鉴斯铭

○说

夜存子说

无极之贵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则生生不穷人与物未始有异也然气因理而有理乘气而行升降错综参差不齐而偏正通塞分焉正者理通为人偏者理塞为物然后人与物异而能全其仁义之心者独在于人也于此不存即礼所谓猩猩能言孟子所谓违禽兽不远者矣番易董君缉熙有见乎此自名曰夜存子成化壬寅冬予寓鄱城永福寺缉熙与予游征文为说予因孟子之言而推其所以然理虽不杂乎气亦不离乎气也心则气之精而最灵具乎是理者也气清则心存而理在气昏则心放而理亡一日之间惟旦气最清故能存其仁义之心也旦之清由夜之息观夜之息又岂可不谨其昼之所为哉学者诚验乎此而力致其操存省察之功使昼之所为既善则夜之所存益周夜之所养既深则昼之所为亦善矣若然则气清理明常如平旦之时岂有牴牾之患哉缉熙志乎此知为学之要也软惟毋循名而勉其实

頤仙说

说曰頤养也高明在上以阴阳五行之气生养乎万物者天也博厚在下顺承乎天而成养乎万物者地也位乎两间养贤以养万民以至庶物莫不得其所养者君也食君之禄以养其身而各尽其职分所当为者臣也耕田凿井含哺鼓腹以得其养者民也德无不实心无不存至诚无息不待养而自无不养者圣也理义以养其心威仪行义以养其德而不造次颠沛之违者贤也推类而通頤之义广矣博矣成化癸卯春臣居仁客寓鄱阳淮府贤王延至梅亭讲论遗经因命作頤仙说居仁对曰頤之义善矣仙之号所未闻也仙者吐纳呼吸保形练气以一身之私灭害天理故程子名其为天地之贼朱子亦恶其偷生昔汉武帝惑于神仙晚乃悔过贤王以此自号何也王曰非此之说也予以宗室之亲承上祖之德受朝廷禄养清闲快乐优游无事如山中之仙乃比托之词非真有求仙之意也既承禄养又岂可不自养其德乎一日不养则德丧矣养贤养民既有明天子在上予乃自养其德托名乎仙不亦宜乎臣因思之昔周公周室至亲以圣德辅成王养贤养民而泽及天下其余不得其所养者多矣今圣君以厚禄养宗室尽亲亲之恩吾王受所养而思自养其德又以仙托名而无慕外之心其旨深矣岂非宗室之贤者乎谨具疏以献

○论

穷理

一理之自然而万殊自不容已故本末精粗大小远近皆所当穷请申论之其气之

运动周旋包覆无涯以为生物之主者谓之天隤然成质至静至厚位乎其中为万物之依载而万物之所资以成者谓之地生生之中得其气之秀而性之灵者为人得其气之偏浊而洪纖动植各有其性者为物虽有天地人物之分无非此理之自然不容已者也以五伦言之首出庶物综理民事为天下之主者谓之君佐承其君宣布治化者谓之臣生育慈养者为父受生成形者为子阴阳判合者为夫妇尊卑先后秩然者为长幼交游辅翼以成其德者为朋友虽五伦不同莫非理之自然而不容已者也君之所施以正百官万民者谓之政治恶禁非以弼教者谓之刑悯其愚而诲其不能谓之教感其同然之善而变其恶谓之化虽政刑教化不同亦莫非理之自然而不容已也以经言之是理之见于阴阳交变奇耦象数者谓之易着于帝王之政事而具于方册者谓之书发乎人情形于歌咏者谓之诗见于日用先王裁制品节度数者谓之礼发于声音律吕而宣畅和乐者谓之乐因当世之事定其是非褒贬为百王经世之法者谓之春秋经虽不同莫非是理之形者作于当时垂于后世也由是论之远近大小精粗本末虽曰万殊莫非是理之所为而自不容已圣人则体此以为教贤人则穷此以为学弃而不穷终于愚也姑举其大纲以发明本原切要之意若推类而通以至愈精愈密益详益尽则在人自用其力焉

高祖杀韩信

先儒论汉祖杀韩信事责汉者皆以汉取天下多信之功不当忘其功而杀之又以信初无反意乃因失职怏怏又汉以诈擒之故起信反侧不安之心又以为信逆谋虽露犹可以功赎罪宥其子孙迎陈之礼可以赎自王之衅拒彻之忠可以赎失期之罪而汉夷其族太过也责信者以信灭齐不报而自王以起汉祖之骂蹶足之封固高祖之不得已也约共攻楚信乃越期不至必割地许之乃以兵会又起汉祖之疑取信之心萌于此矣又以为使信学道谦让不伐功矜能庶几勲可比于周召太公后世血食天下已定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所论虽当不过就事论事未有推究其本原者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天下之理悉备于身必理明心正身修然后举而措之天下则王道可兴伊周之勲不足期矣君臣一德上下同道保全终始不足言矣信乃一才智之士以利禄之心挟孙吴之法虽其谋策之善过于孙吴然不过欲成功名取富贵汉祖亦以其才智之高能成已之功故用之以取天下是君臣之间举以功利智谋投机苟合未尝诚意相孚而其成王业既以功利相从则君忘臣之能恐其夺吾之利臣挟其功而欲分上之利自然君臣相猜嫌隙日深非君杀其臣则臣弑其君故功利之不能保总理势然也纲目书后杀淮阴侯韩信夷三族则汉固失待臣之道而信自取灭亡隐然可见矣噫后之君子可不鉴乎此而尽力于圣贤大学之道哉

申公

申公之学寡约乃一偏自守之士也汉武帝遣使安车蒲轮束帛加璧迎之礼亦至矣既至而以治乱为问问亦切矣申公答以顾力行何如言虽约而未尽武帝天资雄迈志甚高识亦明才亦壮惜乎知未极其精行未抵于诚而为物欲所害也为申公者当开以尧舜文武之道德功业使之志向益坚然后告之诚敬涵养以关防其物欲保全其大本如尧之钦舜之恭文王之敬次告之大学穷理工夫以开发其聪明使之精察事理以致其知然后进于克己修身之事则知行兼尽武帝之病可治矣今乃以一言之寡已非告君之体而尽治乱之道也正所谓不博而欲径约乃流于孤陋古今能尽告君之道者惟伊训说命孔子答哀公问政孟子告齐梁明道告神宗乃为无所不用其极也申公虽贤然学未明道固不敢以此责备居仁欲以此望于后世大臣及应聘君子

王猛

秦苻坚得王猛自以为若玄德之遇孔明后世俗儒亦以王猛比孔明皆非也苻坚乃五部之雄弑君弑兄王法所不容者安可比玄德玄德乃帝室之胄志在匡复承献帝密诏讨贼即名义俱正孔明之在南阳人龙高卧当时曹操孙权皆汉贼不可仕玄德三顾方起则三代以下得出处之正莫如孔明当玄德丧败之余孔明佐玄德以立国玄德既没孔明以偏属之师声魏之罪伐取中原司马懿不敢敌战则孔明之才非猛比猛之时西燕主暗国危东晋强臣跋扈故能辅坚吞噬中国使在三国之时必仕操而为司马懿之徒矣如孔明之青天白日光明正大可同日而语哉

○辩

辩疑

朱子于诗经序说或从或否皆以诗之辞气意语文义事类推求又折衷以义理有以真知其是非真伪非杜撰臆度故有所从违也马氏乃欲深护序说强为辩论何哉至于以变风尽止礼义引左传为证以删诗为缺疑引论语为证皆非也序亦有言礼义废政刑失而变风变雅作岂可信其后序而不信其前序乎左氏浮夸作春秋传者犹不尽取之况诗传乎或序者先见左传左氏先见序说故相附会皆不可知况春秋之时礼废乐坏所谓诗亡然后春秋作引此以证雅乐误矣删诗为缺疑则疑者十九信者什一决无此理惟朱子有言去其重复正其纷乱善不足以为法恶不足以为戒亦刊而去之以从简约示久远斯得圣人删诗之意矣

君者所以为天下主以养天下之民也故必均田制井务农重谷使民食足而生养遂然后教化行而风俗美老泉蘓氏水心叶氏端临马氏皆以复井田为儒生空谈愚恐其为万世生民之害也盖其以辞章记诵考索为业无圣王经济之学而欲以事之成败计量于俗吏之手王政何时而可行乎殊不知圣王之兴必修德立教以化成天下举贤立政以分治庶事将使朝廷既正百官莫不正百官既正万民莫不正分田制井若指诸掌矣夫德教不修政刑不立贤才不用百职不举则诚如所论也三子之论鄙陋无本恐其说流传为后世害不得不辩

程子春秋传序曰后王能知春秋之义虽非禹汤尚可以法三代之治先儒疑之以为德非汤武则无本矣岂可以法三代之治乎愚意程子之意主春秋而言夫春秋难知虽游夏之贤尚不能与惟颜子乃尝闻之故能知春秋虽非汤武亦邻于汤武者矣苟能真知春秋则理明义精经世之大法在我复三代不难非如王莽宋神宗欲假周制而行实非所能也然王莽以乱贼而不能神宗以功利而不能

北杏之会世道之大变周王不能号令中国以时会而发禁齐桓之兴假仁义以图霸业以平宋乱为义为会北杏四国翕然宗之自古以来诸侯主会盟桓公创之故书齐侯以见其尊列国书人以见其众以为与齐桓而书其爵误矣

春秋辩疑问

正月之说胡氏以为周虽以子月为岁首仍称十一月信乎曰朱子尝辩之矣今按周礼言正岁正月则是分明改月矣

自古传春秋者惟程传义理最精盖其学得孔孟之道自然与圣人神会心契故说得圣人行事出来但其言笃厚简约非深于玩味不能识胡文定才高议论发越初学者多喜之然其大意只是宗程子其自说义理处多穿凿如说元即仁也仁人心也体元者人主之职调元者宰相之事言虽英发终非圣人书元年之本意亦非易之本意故不敢载其说无不覆载者王德之体内中国而外四夷王道之用亦说不分晓用即体之所发岂有体是一般用是一般殊不知一理而分殊分辩内外使之各安其所即所以覆载之也体也是如此用也是如此

问伐凡伯胡氏引周礼关尹侯人等事不载何也曰此是敌国来朝聘于我者非过客也

唐虞公天下而与贤三代家天下而与子若曰王者以天下为一家而不私于一己即一视同仁者也若以为私家之家则大害义理帝王无二道岂有尧舜公天下而禹汤文武不公天下乎苟以天下为吾家私物乃伯者功利之心曾谓圣人有是心乎孟子言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此犹答万章之问若论其至只看道理合如何曷尝更问天与不与耶

或问滕子来朝不从胡传何也曰朝弑君之贼不待贬而罪自见朝桓之罪止在其身不当至其子孙亦受贬也惟程传义理极精妙随事证极详故兼取其说也朱子曰当时大国废典礼务吞噬其罪甚于滕乃书公书侯乃独责不能自存之小国乎程子曰春秋经世之大法一言而蔽之矣

春秋无非明天理正人心

春秋因乱世之事存致治之法是于不善中发明至善之理

朱子谓继故不行即位之礼故不书桓宣自正其即位之礼故书此说最是盖继故急遽仓卒其礼苟简可知篡弑之人特行此礼以压服国人而定其位此奸邪之慝礼篡立之权谋也

天下之事只有一个是与非邪与正公与私善与恶利与义天理人欲所由分治乱存亡所由定春秋因当世之事正其非而是即存辩其邪而事自正诛其恶而善自明绝其利而义自见所以存天理于既灭拨乱而为治也

春秋大义数十炳如日星是程子自见得

程传虽简春秋精义奥旨发明已尽胡传虽详终到不得程传

春秋是圣人拨乱反正之书经世之大法存焉

天理人欲莫辩于春秋圣笔如化工据事直书而是非善恶纤芥莫遗学者深察明辩则克己复礼之功不假他求也

或问春秋书名书字果圣人用此以褒贬乎曰春秋一书大抵多是因旧史如旧史

书名何处更去讨一个字来书如旧史有字无名亦无寻他名处又如书曰不书曰旧史无日亦无寻日处书爵与不书爵必有深意

或问胡氏公天下家天下之说议论最高何以不取曰胡氏本礼运大道行而公天下大道隐而家天下此最害义理礼运乃汉儒附会不足据若曰以天下为一家固当与贤若曰以天下为吾家之物而欲世有之乃私家之家岂禹汤文武之心哉盖父子一体父有天下传之子乃天下之常经即后天卦以震代干之义尧舜是他子不肖不可居天下故择舜禹而授之是处乎权三代之时大道正行何以谓之隐乎文定才高志大礼运之言夸张故喜之而不察其害理也

问天王使宰渠伯纠家父聘桓公胡氏以为贬纠于前家父无责见春秋责宰相之意何以不取曰胡氏以名与字论褒贬故有此论殊不知春秋因旧史而作旧史无家父之名教圣人如何书春秋不书家父之官固已责其失职比事以观桓公弑立未尝朝聘于王王屡遣使聘之则周之君臣皆失道固不待贬盖圣笔如化工人之是非善恶自不能遁胡氏才大能发挥先儒以为胡氏虽穿凿以义理穿凿故可观

○杂着

续白鹿洞学规

正趋向以立其志

书曰惟狂克念作圣惟圣罔念作狂人求多闻时惟建事学于古训乃有获事不师古以克永世匪说攸闻 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颜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 成睎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 公明仪曰文王我师也周公岂欺我哉 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 又曰人皆可以为尧舜 孟子曰乃所愿则学孔子也 周子曰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伊尹颜渊大贤也伊尹耻其君不为尧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捩于市颜渊不迁怒不贰过志伊尹之所志学颜渊之所学过则圣及则贤不及则亦不失于令名 圣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蕴之为德行行之事业彼以文辞而已者陋矣 程子曰天下第一等事不可让与别人做程子自十五六遂厌科举之学慨然有求道之志 古人惟务修德而已有德者必有言韩退之因学为文而求其所至是倒学了 言学便以道为志言人便以圣人为志 吕氏称程子宁学圣人而未至不欲一善成名 横渠先生曰二程自十四五脱然便学圣人 横渠张子语

学者曰孰能少置意科举相从入尧舜之域关中学者翕然从之多告以知礼成性变化气质学者必如圣人而后已 尹氏曰吾学圣人者也圣人所言吾当言之圣人所行吾当行之故力排异端以扶正道 陈忠肃公曰幼学之士先要分别人品之上下何者是圣贤所为之事何者是下愚所为之事向善背恶去彼取此此幼学所当先也 朱子曰为学须思所以超凡入圣如昨日为乡人今日便要为圣人须竦拔后方始有进 今日克念即可为圣明日罔念即为狂矣 古之学者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为学先须立志志既立然后学问可次第着力立志不定终不济事 世之志利欲者与志理义者自不千事志利欲便是趋禽兽之径志理义便是正路乡里 熹于科举自幼便见得轻 今人不去讲义理只去学诗文已落第二等 学莫先于立志志道则心存于正而无他 圣人教人无非讲明义理以修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 此道理与生俱生今人弃了都不理会浮生浪死甚可惜 南轩张先生曰学者当以立志为先不为异端惑不为文采眩不为功利汨庶几可以言读书矣

愚谓圣人设教无非因人固有之理而品节之使由是而学焉则德无不明身无不修矣今之学者有气高者则驰骛于空无玄妙之域明敏者类以该博为尚科名为心又其下者不过终于诗句浮词以媚世取容而已未尝知有圣贤之学也夫圣贤之学得之于己可以成善治美风俗兴教化三代可复也或者以为圣人之道高远难至非后学之所敢及殊不知有生之类其性本同但圣人不为物欲所昏耳今学者诚能存养省察使本心常明物欲不行则天性自全圣人可学而至矣圣人岂隐其易者反使人由于艰难阻绝之域哉又有以为道学固美但非世俗所尚不利行耳殊不知日用之闲无非此道之流行近自洒扫应对事亲接物之闲推而至于仁民爱物无所用而不周无所施而不利特由教养无方人自不察耳居仁不揆愚陋窃有志于斯焉于是不敢自私将欲与有志之士讲明而践行之故为此规以告同类必先开发此志然后进于有为也至于用力之方条列于左云

主诚敬以存其心

易曰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诚所以居业也闲邪存其诚孔子曰 主忠信言忠信行笃敬 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 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 曲礼曰毋不敬俨若思安定辞女民哉 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声容静头容直气容肃立容德色容庄 坐如尸立如齐 庄敬日强安肆日偷 丹书曰敬胜怠者吉怠胜敬者灭 孟子曰仁人心也 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程子曰若不能涵养只是说话 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欲人将已放之心约之使反复入身来自能寻向上去下学而上达也 古之人耳之于乐目之于礼左右起居盘盂几杖有铭有戒

动息皆有所养今皆废坏独有理义之养心耳但此涵养久自熟矣敬以直内是涵养意
吕与叔患思虑之多不能驱除程子曰此正如破屋御寇束面一人来未逐得西面一人又至矣左右前后驱逐不暇盖其四面空疎盗故易入无缘作得主盖中有主则外患不能入自然无事 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是彻上彻下语圣人元无二语 学者当守此心不可急迫当栽培深厚涵泳于其闲然后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只是私己终不足以达道 思无邪毋不敬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有差者皆由不敬不正也 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 今人心主不定视心如寇讎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 孔子言仁只说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气象便须心广体胖动容周旋自然中礼唯慎独便是守之之法君子修己以敬以安百姓笃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于恭敬则天地自位万物自育气无不和四灵何有不至此体信达顺之道聪明睿智皆由此出以此祀天飨帝 人道唯在忠信不诚无物且出入无时莫知其乡者人心也苟无忠信岂复有物乎 心要在腔子里 学者患思虑纷乱不能宁静此则天下之公病学者只要立个心此上头尽有商量闲邪则诚自存不是外面提一个诚将来存着今人外面役役为不善于不善中寻个善来存着如此则岂有入善之理故孟子言性善皆由内出只为诚便存闲邪更着甚工夫但惟是动容貌整思虑则自然生敬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则既不之东又不之西如是则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只是内存此则自然天理明学者须是将敬以直内涵养此意直内是本 闲邪则固一矣主一则不消言闲邪有以一为难见不可下工夫如何一者无他只整齐严肃则心便一一则自无虚僻之干此意但涵养久之则天理自然明 敬则自虚静但不可把虚静唤作敬 学者先务固在心志然有谓欲屏去闻见知虑则是绝圣弃智有欲屏去思虑患其纷乱则是坐禅入定如明鉴在此万物毕照是鉴之常难为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万物难为使之不思虑若欲免此惟是心有主如何为主敬而已矣有主则虚虚谓外邪不能入无主则实实谓物来夺之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于一事则他事更不能入矣事为之主尚无思虑纷扰之患况主于敬又焉有此患乎所谓敬主一之谓敬所谓一无适之谓一旦欲涵泳主一之义不一则二三矣至于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于屋漏皆是敬之事严威俨恪非敬之事但致敬自此入 朱子曰敬者圣学所以成始而成终者也为小学者不由乎此固无以涵养本原而谨乎洒扫应对进退之节与夫六艺之教为大学者不由乎此亦无以开发聪明进德修业而致乎明德新民之功也 圣贤之学彻头彻尾只是一敬字致知不以敬则昏惑纷扰无以察义理之归躬行不以敬则怠惰放肆无以致义理之实 或问敬字当不得小学朱子曰看来小学却未当得敬敬已自包得小学敬是彻上彻下工夫虽做到圣贤田地也放下这敬不得 持其志则气自清明 学者当提醒此心使如日之方升则羣邪自息 纔主一便觉意思卓然精明 人一时闲外面整肃便一时醒一时放宽了便昏怠也 敬者一心之主宰万事之本根古人于小学中已自把捉成了故于大学无所不可今人既无小学之功却当以敬为本 妄诞欺诈为

不诚怠惰放肆为不敬 范氏曰一心之微众欲攻之其所存者呜呼几希君子存诚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体从令 西山真先生曰敬则万善俱立怠则万善俱废

愚闻人之一心万理咸备盖其虚灵之体得之于天所以主乎吾之一身宰制天下之事者孰有大于此者乎孰有贵于此者乎然放而不存日以昏昧至大至贵之物反流于卑污苟贱之域而不自知矣然所以放者由于物欲牵引旧习纏绕故杂虑纷纭不能休息而无时在腔子之内也唯能主乎诚敬则本心全体即此而存外邪客虑无自入矣盖真实无妄之谓诚主一无适之谓敬二者既立则天理安有不明人欲何从而生哉但其功夫效验周遍精切非一言所能形容是以类集圣贤所言诚敬之道共为一篇庶乎可以体验而有得焉愚以为今之学者但当尽己之心毋使有一毫之虚妄齐庄严肃毋使有一毫之惰弛则所谓真实无妄主一无适者自可至矣由是以穷理修身由是以齐家治国亦何所不可何所不能哉程子所谓聪明睿智皆由此出信不欺我矣

博穷事理以尽致知之方

程子曰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 凡有一物必有一理须是穷致其理穷理亦多端或读书讲明道义或论古今人物别其是非或应接事物处其当否皆穷理也 穷理非道穷尽天下万物之理又非道是穷得一理便到只要积累多后自然见去自一身之中以至万事万物之理会得多自豁然有觉处 格物非欲尽穷天下之物但于一物穷尽其它可以类推至于言孝则当求其所以为孝者如何若一事上穷不得且别穷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难者各随人浅深譬如千蹊万径皆可以适国但得一道而入则可以通其余矣万物各具一理万理共出一原此所以可推而无不通也 或问观物察己者岂因见物而反求诸己乎程子曰不必然也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晓此此合内外之道也语其大天地之高厚语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皆学者所宜致思也然则先求之四端可乎曰求之性情固切于自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 致知之要当知至善之所在如父止于慈子止于孝之类若不务此而欲泛然以观万物之理吾恐其如大军之游骑出太远而无所归也 格物莫若察之于身其得之尤切 延平李先生曰凡遇一事即当且就此事反复推寻以究其理待此一事融释脱落然后循序少进而别穷一事如此既久积累之多胸中自当有洒然处 朱子曰读书是格物一事 致知之方或考之事为之着或察之念虑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讲论之际使于身心性情之德人伦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的变化鸟兽草木之宜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见其所当然而不容己与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必其表里精粗无不尽其类以通之至于一日脱然而贯通焉则于天下之物皆有以究其义理精微之所极而吾聪明睿知亦皆有以究其心之本体而无不尽矣 盈天地之间皆物也以其至切而近者言之则心之为物

实主于身其体则有仁义礼智之性其用则有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情浑然在中随感而应各有攸主而不可乱也次而及于身之所具则有口鼻耳目四肢之用又次而及于身之所接则有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常是皆必有当然之则自不容已所谓理也外而至于人则人之理不异于人也极其大则天地之运古今之变不能外也尽于小则一尘之微一息之顷不能遗也

愚谓大学之教以致知为先盖能推致吾之知识使无不尽则本心洞然万变毕照由此而之焉则意诚心正而身修天下国家可得而治矣但其用力之方则在于即物推求以究其理方为的实若泛然从事于言语训诂之末则讲说虽勤文辞虽丽乃程子所谓翫物丧志之学徒敝精神于身心无纤毫之益其遇事变亦茫然不知理之所在颠倒错缪殆有甚焉尚望其能成已成物而无误乎然亦无以他求为也今学者诚能读圣贤之书反复寻究以求其理亦可以得致知之大端矣更于日用之间穷其何为是何为非事事求其至善物物寻其当然则致知之功莫切于此如此既久则知益明理益精矣

审察几微以为应事之要

易曰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 知几其神乎 诗曰潜虽伏矣亦孔之昭 中庸曰故君子内省不疚无恶于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见乎 子思曰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周子曰诚无为几善恶 朱子曰欲动未动之间便有善恶正学者用心理会 天理人欲几微之间 天理人欲之分只争些子故周子只管说几字 几微之间善者便是天理恶者便是人欲纔觉如此便存其善去其恶可也

愚谓人生日用之间起居动息以至设施措置不能不与物接故不能无事然所以为事之理固已具于性分之内也若厌其烦扰欲绝而去之则陷于老佛之空寂若不察其理之当然以机变为足以应事则流于仪秦商鞅智谋之末为小人之归矣然事物之闲虽曰无非天理所在苟失于省察则不觉陷于人欲之私虽或悔悟亦无及矣故必于事物初接本心萌动之际谨察精辨孰为天理孰为人欲使善恶是非公私义利判然于前然后从其善而去其恶如此既久则义理益精自无过与不及之差矣

克治力行以尽成己之道

易曰君子终日干干夕惕若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书曰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 颜渊问克己复礼之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

动 程子曰学问之道无他也知其不善则速改以从善而已 人能克己则仰不愧俯不作其乐可知有息则馁矣伊川问谢显道相别半年做得甚工夫对曰只去个矜字 矫轻警惰 朱子曰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 此间讲说时少践履时多事事都要人自去理会 凡是私己不是天理者便克将去行之久则善与自家为一为一则得之在我未能行则善自善我自我 人于道理不能行只是在我之道理有未尽耳不当咎其不可行当反而求尽其道

愚闻人之有生便有所以为人之理是皆天之所赋非人力之所为也虽圣人不过尽为人之理而已孟子所谓践形是也非圣人于此身之外别有所以为圣人之理也今所以不能如圣人之从容中道者是气质有偏物欲有蔽故必克治其气质之偏物欲之蔽使所行无过不及之差然后可以尽此身之理以成乎己也苟或知而不行则前所穷之理无所安顿徒费讲学之功无以为己有岂不重可惜乎今学于此者务必实体此理而力行以终之以脱乎俗学之陋其力行之方圣贤方册已详姑举大端于此以示同志

推己及物以广成物之功

愚闻子朱子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有我之得私也是以君子之心廓然大公其视天下无一物而非吾心之所当爱无一事而非吾职之所当为虽或势在匹夫之贱所以尧舜其君尧舜其民者未尝不在吾之分内也窃谓学者须要有如此心胸则规模广大私吝之心自消推而行之岂有一民不被其泽一物不得其所哉此儒者之学必至于参天地赞化育然后为功用之全也圣贤开示后学深切如此顾乃背其名教偏狭浅陋成一己之功名苟一家之富贵使明德新民之大道正君善俗之太业不行于世呜呼惜哉有志之士尚当勉力于此以进复先王之治

白鹿洞讲义

古之学者必以修身为本修身之道必以穷理为先理明身修则推之天下国家无不顺治今诸君在洞者务必用功于此虚心一意绝其杂虑而于圣贤之书熟读精思明辨反之于身而力行之又于日用之闲凡一事一物必精察其理一动一静必实践其迹则所学在我而于酬应之际以天下之理处天下之事必沛然矣又何古人之不可学哉且诸君以为今人之性与古人之性同乎异乎今人之心与古人心同乎异乎苟异矣不敢强诸君若吾之心吾之性不异于古人又何古人之不可学哉诸君其勉之务使今日白鹿洞即昔日之白鹿洞今日之学即文公昔日之学今日之道即文公昔日之道不惟能尽乎吾身所赋之理而于国家崇建人文之盛典诸名公作兴之盛意庶不负焉诸

君勉之哉

丽泽堂学约并序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莫不全具仁义中正之德但气质或异而贤愚以分此圣人修道之教所以不能无也夫自唐虞三代之盛人君躬行仁义以为教化之本建立学校以广教之之道故人皆得以明其善复其性无愚不肖之患及周之衰教化不明乎上士无学于下人道或几乎熄矣吾夫子以圣德无位与颜曾之徒讲道洙泗是以君上之教虽已不兴而师友之传道学之绪垂无穷矣汉魏以下诸儒之学虽有未纯而其用力之勤亦各有以成其一家之学至宋则真儒迭出道学益明远绍洙泗之盛今企仰于数百年之后恨不生于其时也方今海内之士学明德尊足为师表者康斋先生一人而已愚往复从游数载仿佛有以得其依归但志卑质鲁又相去之远不获常相亲炙恐离羣独学终无以成德也于是乃与同志某等构为丽泽堂相与肄业其中盖本易之大象曰丽泽兑君子以朋友讲习之义也凡学于此者谨德行明义理持其志敏其力期底于成功庶乎丽泽之益为无穷矣成其美者地主某焉所立条约明示于后

一凡入丽泽堂者一以圣贤之学为宗削去世俗浮华之习尚节行悖信义毋习虚诞之文以干利禄毋作草率之诗以取时宠各立日録簿一册逐一书写所习之业所行之事朔望鸣鼓升众会于堂上稽其所进书于总籍以尽诱掖激励渐磨成就之道

一学中规矩一依白鹿洞及程端蒙西山真先生为准

一读书务以小学为先次四书以及六经与周程张朱司马邵之书非理之书不得妄读

一读书务在循序渐进一书已熟方读一书毋得鹵莽躐等虽多无益

一凡学以德行为先才能次之诗文末焉

一凡学者行事皆于丽泽堂禀于师友会众裁度其必合义然后许之如有立志不坚汨于利诱以致违理害义者众规之三不悛者责之不率者绝之仍于丽泽削去其名

姚仲远传

仲远姓姚讳明广信贵溪东岭人早孤幼颖敏学胡氏春秋弱冠游邑庠声闻达于邻郡景泰癸酉登乡贡第卒業太学成化丙戌授监察御史巡按辽东入掌贵州湖广山东等道事复巡按南直隶浙江仲远性刚直果于断事摧抑权豪殄除凶猾辨释冤枉革励贪污奏举廉吏及天旱则为民禱雨至郡县必临养济院以存恤孤贫属县疲痲则斋戒罪已禱神以祈免民灾时有内侍督织者怙势作威有司供饌岁用银千余两仲远竟裁抑之及任陝西按察僉事其为政临民一如巡按时总甘肃督宁夏粮储旧例银米同给仲远视银贵则给银米贵则给米于官无损军士受惠实多以禄不逮养辄涕泣思亲每遇忌日必蔬素岁时必致祭享才善吟有容溪集其言慷慨有气节如其为人呜呼仲远刚介廉洁至于不食娼鱼言质鬼神歷官之久而所居环堵萧然若一寒士则尤可见贞廉之实夫二气五行交运错综而人物生焉以气之参差不齐故所赋之质得其清正刚直之稟者常少偏浊者常多仲远刚正之气得于天廉介之操着于世周则济济多士汉则岂在廉吏之下哉是宜书而传之使公之风节凛凛在天地间而贪夫廉懦夫立则此传不虚作矣

跋孟尝君传

世有称孟尝君田文能好客士归之者三千愚以为齐国三千之客苟得其人必能务引其君当道志仁则天下之民皆将归之虽欲无王可得乎既不能然又不能预烛秦昭之奸力止其君毋使陷于虎狼之口及拘于秦又不能正其词说陈大义以解其难顾乃为鸡鸣狗盗古之贤者辅其主如此乎其宾如此其主亦可知矣

理歷法

问何以周天为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曰此以天与日所行迟速而分也盖天左旋日月皆左旋天行健日虽随之偕行及遶地一周则天每过之日每不及积至三百六十五日零四分日之一过不及处始一周天与原处恰好相值遂分每日所行不齐处为一度故周天为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天何尝有度人何尝量度之乎后世歷家以日月右行以日行一昼夜所躔阔狭为一度误矣问日适遶地一周天过一度月不及何也曰此以日为主而言也天何尝有过月何尝有不及各循其性之自然以天为主则一日未滿而一周也以月而言则一日有奇而一周也天非过也以其行之健阳之盈也月非不及也以其阴之缩比天日为少缓也日非正得其中也乃阳之精明之主以其所行之出入而分昼夜也故以一日而论为得中比天行为少迟比月行为速也右周天度（右天日月所行迟速）

问日法必以九百四十分何也曰此原于周天之度与天日月所行迟速之不齐而置也盖天度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月行缩于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缩于日十二度十九分度之七既有十九分度之七四分度之一则分数不齐何以合天日月之数以致闰成岁以齐其不齐者哉故先将日月所差十二度布之于算却以加九法算之每度加作十九分得二百二十八分再以元七分凑之则得二百三十五分此则因十九分度之七而置此算也再以算法四因而四倍之得九百四十分此则因四分度之一及四分日之一而置此算也必如此然后十二度十九分度之七及四分度之一其数始相合而齐用此而推周天之度则日月之相会大小之月气盈朔虚而生闰以闰月定二十四气以二十四气定四时成岁无不脗合无过与不及之差矣（右日法）

问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为一岁何也曰此以阴阳寒暑节候之往复以验天运之一周而天与日亦一会也盖阴阳寒暑之循环者气运之常故易曰寒暑相推而岁成焉然必有其序而不乱不骤故曰岁岁者序也以天日所差为一度积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天之速于日者恰值一周天故曰天与日会岂真有所会哉曰天日所会如此何以知其为一岁也曰古者以黄钟律之管埋于地中置葭灰于管以候阳气之复生盖阳气之生从下而上气至则地中之管灰先动因此而知阳气之复故以为一岁周人以十一月为岁首即此意也以梧叶候秋葇叶候朔望尤明显易见（右岁法）

问以三十日为一月或二十九日为一月何也曰此以日月所会而推月之大小也盖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月之所行每一日不及日十二度零十九分度之七积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日之所过月之不及恰当一周天日月相会而为晦日月相会于三十日之中则其月大为三十日相会于二十九日之内则其月小为二十九日每一月则日多周一天月少周一天曰何以知之曰先将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布之于算以加九法算之得六千九百三十九分七厘半加九者以合十九分度之数也又以四因倍之得二万七千七百五十九分四厘者以合四分度之数也然后以日法九百四十分以九四去除之得日二十九余四百九十九分也曰何以知月之大小也曰日月之会在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以三十日为率则欠四百四十一以欠数消之则两月消至八百八十二近有一日矣如前月日月会于甲日此月以四百四十一消之不出于甲日则此月有三十为大如前月日月会于甲日此月以四百四十一消之退至癸日则无三十而为小（右日月相会与月大小）

问每日十二时一百刻如何算曰每日十二时一百刻每时八刻三分三厘三毫每三时各八刻共加一刻成二十五刻（右时刻数）

问二十四气四时十二月如何分日以一岁三百六十五日零二十五刻布算以二四归除之每一气该十五日二十一刻八分七厘五毫两气为一月积三月为一时积四时而成一岁是每岁四时一十二月二十四气也（右时月节气）

问闰法如何曰先儒言之详矣其法以二气为一月则溢乎三十日之外者为气盈以日月之会为一月缩乎三十日之内者为朔虚合气盈朔虚而闰生焉盖盈者愈盈缩者愈缩盈缩之数恰当一月朔望之数则置闰焉以三十日为率每月气盈四百四十一分二厘半朔虚四百四十二分则盈缩之闲该八百八十二分二厘半以盈虚之数挨至三十二个半月有余其月无中气则置闰月（右闰月）

问儒家以日月左旋厯家以日月右旋其不同何也曰儒家顺其所行而正推之故理与数合而为一厯家逆其所行而反推之故理与数离而为二此不可不知也天与日俱阳也天体健而行最速日行虽速而天常过一度也月阴也其行不及日在天则一日不及十三度有奇其实皆随天而左行也厯家不识天行之健反以日为右行一日止行一度夫日为阳之精明之主一日遶地一周日出地上则明而为昼日入地下则暗而为夜一昼一夜遶地一周而周乎天之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无余欠明矣岂有一岁才得周天之理阳速阴缓若曰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则月行速于日十三倍决无此理以显然之象观之日月东升西沈每月日周天三十次月止二十九次是每月日多一次周天岂非日行速月行缓乎但厯家以天体不动日月五星逆算则其数简易易推故也（右日月左旋）

胡文敬集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

胡文敬集卷三

（明）胡居仁 撰

○赋

碧峯书院赋

云山青青涧泉泠泠考盘之所硕人之情赖陈君之好义日创始以经营与吾心之有合来此以落其成喜进修之多士远负笈而执经悦藏修之有此期学力而日增慨吾德之疎薄忧圣道以难明叹真儒之去远惧功利而日兴训注繁而理昧孰能免乎冥行嗟吾同类兮立志毋轻主敬存其心兮曰虚与灵穷理致其知兮曰详以精反躬践其实兮曰笃志以诚德业致其盛兮庶不虚此生此峰增其辉兮得人而名

瑞梅赋为淮王题

白变而红春气融融天地致位而易行乎其中赖我王之好学明此理之无穷信天人之一体实气脉之流通欲知修德之要当致乎慎独之功善乎心广而体胖使嘉气溢乎吾躬斯物瑞所以应乎外远仰乎关雎麟趾之风

○歌

游卧龙庵

庐山奇秀甲天下我今来作庐山游卧龙庵里驻孤迹前贤遗教空追求峯头瀑布泻飞练涧里寒潭六月秋释子不识吾儒趣且言二教元无异道一縁何教有三何独儒家能治世长吟抱膝南阳庐此时未展胸中奇三驾不顾龙不起山河宰割谁能为近瞻五老峯壁立青霄里峯头高风满顶来峯腰蔼蔼白云起纵目长天不尽头浩歌一吐英雄气

○诗

希贤吟

颜渊刚且明己私方可克曾氏极弘毅战兢终易箴中庸首谨独屋漏无愧慝集义孟子贤浩然气充塞降自汉唐下谁能践斯域河洛程氏兴焕开千载惑大哉敬义功外方并内直致知务穷理为我开阡阡践履极其纯昭然万世则晦庵集其全精微尽剖析穷理务反躬万世立人极我生今何迟人亡世已隔因言求其心勇猛日不息逸驾虽难攀驱驰紧鞭策鹏鹔不易并数飞无停翼敬义两夹持知行互相益扩此天理公去彼人欲贼彼我皆丈夫到头奚可择

游龟峯

我来游龟峯■〈立乞〉然在青苍欲穷此理妙应难尽其详太极本无极动静生
阴阳阴阳有变合五行自相当造化自此成阖辟乃其常穹窿须有际磅礴非无疆清泉
流碧涧奇石何高昂水得阴之盛周流无定方土本得冲气体具柔与刚石乃刚之质壁
立千仞强人皆览形色此处诚茫茫我从同类士行行入其乡目遍心多感理趣深且长
物物有太极此说非荒唐

会稽拜禹庙

两仪未肇判此理已具存动静机一施阴阳自此分两仪有定位阴阳互为根二者
既交错五行斯緼缁理气妙合凝至灵斯在人三才从此备中处干与坤水未得所归襄
陵势逆奔奠居本无所民咨何日伸昔我夏后氏代天心独勤四海既为壑平土皆吾民
六府与三事九功俱叙陈仰惟参赞功万世人所尊封山作州镇会稽属南巡后此数千
载祀事旧益新比来得瞻仰遂兹秉彝真欲勤希圣功当寻入圣门人心与道心全具于
吾身大哉精一传无问思弥敦执中此其道致用敷人文绍迹俟来哲此道毋昏昏

静中感怀

物我难容一发私岂论谁是与谁非人心固是参天地百计劳劳只自卑

礼吾书院

卜筑礼吾山水胜清幽期与古人伦人言此地诚孤野我亦肯为孤野人

春日即事

不是区区功与利亦非窃窃与冥冥荒源也有沂泉乐茂对春和看物生

倦后偶成

工夫未至力先疲纔罢吾伊细咏诗暂借余闲养情性莫将过苦败身躯圣经浩博
有余味人事纷纭无尽期羸却当年陶处士萧然一枕卧皇羲

礼吾书院

自古多贤仰鲁邦儒风今喜振吾乡礼吾一段荒闲地翻作弦歌礼义场

夜罾鱼奉亲

王祥孝感出双鳞更有姜诗善事亲何事今人不如古终宵举网向溪滨

奉吴先生二首次于先生韵

数仞师门力学真明乎庶物察人伦芳塘活水今犹昔喜际龙潭复有人

抱膝茅檐盖世豪管教得志失萧曹登攀自是男儿志谁道龙门特自高

同于先生绝句

投装野寺爱幽栖翠竹苍梧趣正宜久坐檐楹师弟子清风明月更输谁

行至四龙冈绝句

四龙冈上记行踪往复师门九载中每愧光阴虚度也从头重拟更加功

陪于先生璇兄戴子静游石泉

淡日凉风雨乍收赐金田畔纵遐游数声渔笛闲听罢人意清和泉石幽

奉和于先生韵

恭操几杖罢遗编踏遍青山看石泉多士优游涵教雨羣黎歌舞乐尧天家家绿树
山到屋处处青苗水满田日月真腴非外得此心肯为利名牵

赠友人宁寿

后生诚可畏积学实难量养正功宜豫家庭笃义方

又读书林闲

劳劳曾可似闲闲日月携书到处看好是熏风惬人意时来林下整衣冠

看东山书屋旧趾

十年勤苦读书心绿树阴中认故岑成已功难增永叹愚蒙空数岁华深

悼农

四民共处九围间农父何曾一日闲想彼锦衣并玉食岂知稼穡甚艰难

闲居即事

虚堂村落里环堵任萧然细草连阶石香茶煮涧泉青山朝过雨绿树晚含烟日用
无余事工夫付简编

和

寂寞虚堂里琴书共晏然饥炊野田粟渴饮石溪泉清淡四檐月氤氲半篆烟圣贤
名教外细翫杜陵编

往山下石岩醉卧成诗三首

浓酒三杯后颓然卧石岩清风生野树绿水满寒潭素履心无外豪吟意正酣是非
毋自质付与世人谈

浮云满长空闲客醉岩中不学丹砂术何劳问葛洪

寂寞空山里堪舆即枕衾遥怜李学士踪迹杳难寻

看鸟三首

幽禽碧树里何事不予惊孔子不射宿拳拳素服膺

漫向幽岩学养真青山绿水隔红尘虽然仰面贪看鸟也未回头错应人

藤萝幽树覆岩端岩下清泉九夏寒敢效南阳称八达肃然起坐正衣冠

听松琴

清风满树生恍若伯牙情虽无锺子期山岩人细听

次韵奉于先生

事道拳拳数梦周好将仁义作居由他年慰满苍生望野服黄冠任退休

琴后绝句

柳影槐阴昼景长北窗闲客在羲皇素琴一曲知音少坐对南熏满篆香

和许郢州中秋翫月

当空一鉴正团圆万里青宵散紫烟秋气清明当永夜晴光皎洁满中天苍松影转
虚窗外丹桂香分丈席前但喜好怀无所累何妨翫赏自年年

和朱子韵

圣贤警示意非轻要为斯人正性情三复服膺增悚惧昏愚只恐是虚生

读书自感

频复多由志不强七情胜处失闲防身心自觉沈沦久羞读颜渊好学章

除夜吟

雨雪潇潇值岁除奉亲才暇更观书明朝又复更年月拟用新功涤旧污

正旦入斋

庆罢新年一乐余携书踏雪到精庐工夫自此宜加励岁月虚过更咎谁

雪夜偶成

寒窗清苦孰能禁为访梅花踏雪寻读罢轲书长闭户静中又复得存心

雪中访友

竹户常扃雪满窗书程日紧用功忙今朝特发山阴兴只为金兰契谊长

元宵夜吟

茅庵似斗宽亦喜堪容膝读罢更闲眠养心宜静密灯火何处多笙歌闹谁室迷子何太欢跋报为甚疾却怜山间人幽独穷且室读书嫌性愚旧记多忘失吟诗苦才慳不能精格律倦卧似无聊幸不违心术（朱子与南轩诗有可怜迷路子枉走闹城隍之句）

闲中寓意

门外青山拂翠烟野堂人事总萧然案头旧典两三帙囊里新诗四五联克念不妨能作圣怠荒何日可希贤括囊夙有遗经训何苦名缰万里牵

去年此日被风雨倒墙兼绝食

去岁墙倾更绝粮今年净几与明窗人生苦乐何须计流水行云语意长

劳中迷事

服劳安敢便宁居困厄无端智力疲性外固非心所急日间自有义当为自强愿法天行健昏妄那堪已性愚从古宴安如酖毒春冰虎尾忽忘危

乘舟

新水涟漪宿雨收泛舟直下锦溪头好风四至清衣袂信有长江五月秋

挽表兄刘毅

总总谁无死与生英雄准拟立功名一枝丹桂虽残毁尚有千秋万载馨

雄文鏖战气方豪谁料烟炎烬俊髦信道青云难力致东山不是谢安高

夏日即事

槐柳阴阴满户庭画帘高卷午风轻数篇书卷前贤业一曲瑶琴太古情心在静时无
杂扰事当几处最分明从来实行难充溢只恐虚名误此生

舟中自感

风雨篷窗不昧时客中情绪总依依静思成已功难处私意纔行行即亏

谢程子

整齐严肃问明教直内工夫尚有疑入到湛然虚静处始知夫子不吾欺

自述

终日观书圣贤在目终日言谈不及利禄若使萁稗不生何愁五谷不熟

新秋偶成

丈夫志匪为身谋经纶不展便当叹浮云满空我不管碧峯头上卧新秋

自叹

古今惟一理贤否自殊科颜子乐无闷吾何悔吝多

自叹以遗人

操存腔里心酬应世闲事世人不知此只去学文字终日清明方是敬一时杂扰便成昏知行由此作基本便是程朱入道门

叹学者

这里路长嫌担重那边快捷实崎岖行人不知着脚处东跋西跋多受亏

读明道伊川学制

孟轲没后道随亡教化真如一梦长不向心中求六德只来纸上耀三场先生欲扫千年陋后学那能一日忘愿得天心回古意更令斯世绍先王

即事

人心无物欲随处皆天理在山则乐山在水则乐水在家则家齐在国则国治在学则学明在乡风俗美窃叹此等人岂不为至贵彼哉昏迷子何为欲所蔽

团湖怀古

闻说团湖古战场宋元此地决兴亡谢公忠义昭千古兴者已亡亡未亡

存心

冲漠无朕内万象自森然堪叹虚无子悬空学圣贤

自存

夜雨山窗梦不成细思旧业转惺惺致知幸免多昏塞行已深惭未尽诚坠緒茫茫何日续流风靡靡几时兴信知大本元无二活水源头见考亭

谢本府太守二首

白屋正惭无孺子黄堂岂是少陈蕃莞然上下忘其势留取高风万古看
以贵下贱大得民一郡蔼然周化盛刍言敢献到黄堂不忍心行不忍政

自勉二首

周南治化何其盛本在身修与意诚此是圣贤真事业莫教墙面度平生
此身此理由天付屋漏多惭忝所生今后事天知有道力闲邪妄便存诚

叹古人读书二首

圣贤文字传千载不遇程朱怎奈何刺股悬梁辛苦志其如一敬得功多
刺股悬梁枉自勤岂知心在检其身只因未遇程夫子苦杀当年多少人

勉学者

静对遗经翫困亨忧勤重悯四三生一偏廉介非难守全体中庸不可能高世好坚
徐孺操劳家且学董生耕题诗本欲资名教岂为区区寄俗情

送徐生归

梅放寒花岁已深为君特赋雪窗吟信知此道无今古展卷详论孔孟心

赠超元弼

功名不是吾儒事王道根基在自新目下升高当远步莫教对塔说相轮

观易偶成

阴阳消长不停机在我何常无定规否极中间存大用遯临已上识先几尧夫因甚
怕处盛正叔如何善救危幸有羲周精蕴在安身不必打乖诗

碧峯书院

碧霄峯下构幽斋中寓琴书愜素懷信是心虚涵万理更欣地僻绝纤埃藜芜径路由斯辟圣学门庭自此开欲识工夫真切处好从博约竭渊才

辞谢南康府学官

薄德何堪古道看延留连日谢儒官天心若欲兴斯道莫叹人生会晤难

再游龟峯二首

路达龟峯本不遐泛舟反复傍溪涯如何吃尽多劳扰只为源头一步差

不道吾心识未真妄将指点误傍人惕然到此方知省敦复真能胜似频

诚意关

谨独功深切防微意最玄争交真在此要不愧皇天

偶成

辋川清致贪看竹湖上林公好咏梅问我寒窗何所事关闽濂洛意徘徊

叹雉死

汝能耿介全天性竟日凄凉感慨深始识先王真礼意男儿安敢负斯心

绝句

万理具涵方寸内只从此处作经纶要知希圣无他法去尽私心德自纯

松

一夜风霜万木枯岁寒惟见老松孤秦皇不识清高操强欲烦君作大夫

题濂溪旧隐

紺寒清洁古濂溪
緬想当年有道居
学贯天人纯性命
理原大极着图书
光风霁月心无累
胜水佳山意有余
香郁溪连庭草翠
圣贤高致后人庐

夏日即事

綠树阴中日正长
黑甜人世在羲皇
有朋时共谈今古
漫说伊周治世方

秋日书怀

礼吾地僻聚儒衣
三尺丝桐满架书
细草幽兰秋径馥
清风明月夜窗虚
固知圣教元无隐
惟有人心却是危
记取当年簞食乐
残蝉斜日任悲凄

南谷

红尘应不到青山
新徙琴书入考盘
茅舍竹篱闲处乐
地炉松火静中安
数竿瘦竹风初静
满树寒梅雪未干
却笑山人多逸兴
诗成袖手面层峦

心迹高楼结构幽
吾人于此足藏修
北山翠嶂青云锁
南谷深沈紫雾浮
敬意毋荒时翼翼
善心不昧日休休
君今莫道功名事
争似簞瓢乐自优

李太尹求见自感

几年衰病卧林泉
势迫形驱苦自怜
白屋想应无孺子
琴堂有榻任高悬

赠李大章

春日载阳贫病减
抠衣直访郑公乡
几年不带看花眼
始向东风识海棠

沙港舟中

卧病归舟越水浔
谁将风教振当今
幼儿只喜归家好
那识若翁忧世心

题风雩（在白鹿）

五老峯南鹿洞前和风满袂暮春天道随日用无他慕何独当年点也贤

枕流石（在白鹿洞）

三峡涧头眠巨石字有枕流留古迹一枕千年永不移清流昼夜无时息

游孺子亭

汉豎当年不可维先生明智已先知如何不以几微处说向陈公下榻时

赠叶太守

皤矣庐州公五十后相识晚知道义尊不为功名役梅含雪里春松秀霜前色论学
心无穷赋诗情自适我愿公再兴作我生民益来岁上京畿亲覩吾皇极

复叶恠上舍

文风今喜盛吾番谁似曾参为已多鹤在九皋声自闻凤翔千仞网难罗每怜汉士
训诂苦更悯唐人诗句磨南谷庸才甘世弃日羣麋鹿听樵歌

赠刘吏部建义莊

范氏当年建义莊君家肯与续遗芳信知积善功夫久致使传家庆泽长

挽李大章

终始幽明一理间士林今叹失儒冠午风亭上人千古萧瑟西风满玉湾

复高都宪

人道人生会晤易我道人生会晤难一代人才能有几百年心事总相关仰高峯下

冰霜肃芑水溪头风月闲却念同胞多赤子家书谁与报平安

咏洞前流水

洞前流水洞前流洞里书生静里修信是本原无一息莫将道体更他求有形可覩
无形妙今日应同昔日游识得显微元不问此心此理日相酬

过子陵钓台

世祖中兴访故人故人垂钓此江滨一天明月无瑕翳万古清风扫俗尘宜以宾师
居保傅可将谋议定君臣扁舟趋拜高台下乐对先生笑白云

拜陆宣公祠

播迁暂展扶倾手庸主难终济世才千载家祠壮西澗忠诚倍感后人怀

谢夏宪副正夫

一上高楼话古今四檐凉雨碧云深世间多少未了事谁为乾坤体此心

别松江郡侯诸公

骝牡不遑王事豔野人归去白云闲人心万古同此理城外青山即岷山

石桥晚坐

身随所寓贫何害浓酒三杯落日残半醒却来桥上坐乾坤容我一人闲

别同府于先生

粒我生民未敢休乐天知命更何忧他年了却公家事向拟楼山共白头

赠五宜翁

富贵真为身外物此心一动便成非五宜却被公全了我愿公今事事宜

赠永福寺张僧

禅家直欲寻空去却有张僧爱读书此是秉彝千古性谁言无极是真无

立春诗赠丘时雍

眼前时景初开泰心里乾坤总属仁昨日欢迎满城市草堂分得几多春

赠致仕严掌教

轩前兰菊经霜后雪里梅花更有神每笑玄都桃李树东风依旧欲争春

赠蔡推府致仕

脱屣功名能几人丈夫何患志难伸傍人莫讶归田早云锦江头自有春

题沙溪钓隐

钓隐闻君独擅名我来细味钓中情渭滨德老乾坤古严子台高风月清物理有常
须定静本心无累转虚明傍人若问功名事今古长安棋一枰

寄蘧行素

归儒峯下读书堂势利纷纷已两忘窗外梅花初破雪檐前松竹几经霜岂于末学
矜多智肯向遗经识大方何日重来酬旧约力扶吾道正天常

复俞监生

道体谁云远敛之方寸间幽人更何事稳卧江东山

寓永福寺次夏宪副韵

自昔番易号大邦不应国士更无双谁怜人世古今异惟听僧钟晓暮撞迭迭云山
连远汉茫茫烟水接长江此心守得惺惺法不待参禅万虑降

寓居偶成

案上有书勤着眼壶中无酒懒衔杯心闲自有行窝乐笑看灯花夜夜开

咏春秋

经世文成百代宗一从轲死圣无踪龙门妙契心传后画笔徒劳拟化工

复余太尹

百里溪山不计程使书遥辱过柴荆媼■〈女连〉分内二家好道义胸中万古情
单父琴归闲宓子浚阳菊绽老渊明知公已脱尘涂屣策杖芝山日少萦

胡文敬集卷三